



明齋先生集
五

考

卷二十一

~16
2376
6



和
2376
26-6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九

書

上炭翁

伴人忽至承拜手書憑審起居慰幸曷喻第伏聞昔疾未愈復趨造于朝區區憂念不任下誠且未知此行只欲爲謝恩而已而歸耶初元聖化舉國想望輿疾獻言抑將有所爲耶拯之愚竊不敢知初不待批徑出脩門則自外復入不暇有害三復來教略窺示意是雖出於門下謙不自重之意恐或過於委蛇若屈之道耶君子所爲衆人不識矧如拯之昏蒙淺



狹有同管窺蠡測而第有所懷敢此容喙伏望恕其
僭而矜其愚進而教之如何嶺上珍什把翫無敦叟
祝對時崇慈以幸一世拯實在宇下奉親粗遣而祖
母初暮忽迫家嚴氣力日敗悲慕悶煎何可勝道自
餘縷縷不敢盡載

己丑仲秋既望

頃者伏承下書具審誨諭之詳家嚴之還又得次兄
書憑審從者已出脩門弭節仁鄉伏想釋負就閒節
宣靜養區區慰幸實不自勝第伏聞有留彼過冬之
計承誨未涯悵缺奈何九春二丈際遇山隆至於七
山之敘尤令人聳動慶膺聖德何以過此感頌之極

繼之以兢懼之深也前書所教誨木之喻非不然矣
而但恐擬是律於工究則為太緩矣遠書不敢索言
請益只乞更加問辨反復正當要以無惑於俟後而
己一言之發恐不可不慎也與其輕出而任人裁擇
孰若自擇於心而發之於口者為無悔吝乎僭妄及

此千萬寬恕

戊戌九月十八日

昨得舍弟書騰送門下與某丈書論家嚴事至有辭
服臣子之語讀之未畢不勝驚悚此事初不過講明
義理之當否而已此是彼非彼是此非則有之矣至
以一句半語如此斷決驅之於無所容身之地則豈

執事未之思耶一何矢言之至此過也或近於氣忿招拂而非所以明理之言也千萬垂諒姑置勿言徐俟面命之日極言開示信得及時安敢不服誠恐因是而重爲讒賊之嚆矢區區之義不得自暴於上下則此豈執事之所欲爲也私情悶蹙不覺縷縷幸恕察而回教之幸甚

七月十四日

即日旅中氣候若何仰慕區區纔因炭村僂上一書想已關聽否即得見廿四日文字不覺駭歎前書固已慮此而只慮屋下之談樞機不慎而流聞波蕩或召凶咎矣實不料自我發之如是之速也川洛黨禍

成於造次豈非關運事也痛歎奈何痛歎奈何且唐虞之世固有誦木矣獨不有四罪乎書固有寬綽之道矣獨不有聖讒之義乎嘗謂大學所謂屏流四夷不與同中國者以何等小人當之乎既謂之讒既謂之媚嫉則以敢言褒之不亦相戾乎敢於直言則固可謂敢言之士也敢於讒媚亦可謂士乎師傅之義固重而古人有請斬馬劍斷其頭者其罪可誅則何有於師傅至於以善道之宥不宥決我之去就尤恨其不自重也如誦木等事曾已熟聞平日之論講究爭辨不能到底以致投機急發莫可着手門生朋友

與有責焉至於其人心術累言於次仁兄而終不以爲是且以爲善人直至今日讒言狼藉五尺之童皆見其肺肝而以我門下之明猶不之悟至欲比之於敢言之士而不覺自陷於奸譖之坑塹奈何如拯者固知盛心出於至誠惻怛非有一毫爲海南游說之意而迹旣如此誰能保其心乎目今 聖心靡依風浪方起若涉大水其無津涯議禮一節本非存亾所係而忠賢奔迸時事潰裂一至於此極則門下恐欲自保其心而不可得也似聞臺評將作想已住不得矣唯願閉口無辨遄歸鄉廬益講未至以期歲寒千

萬至祝萬萬書何能盡伏惟下恕狂僭諒其愚懇

庚子

月四

即日炎熱已苦伏不審寓中氣候何如漠然不得消息伏不勝區區鬱戀之至時事至於此極前頭出場莫可測知太息流涕不足以喻此懷也伏想彷徨中野燕居淡念其亦自悟其非自訟其過而盡然傷心也否雖成事不諫尚有懲愆之道拯也不勝憤懣請更陳其愚衷而幸門下之垂察之也今此服制之論只恃 聖明之在上故敢爭嫡庶之別無所諱忌是實臣民之所共嘉悅處也何故必欲說到難言之地

以危動羣心使知之者憂其不祥不知者指以凶險
畢竟讒賊之疏乘隙而起此已不勝其可慨矣及海
疏之出也假託禮論陰試斬伐之計微我 聖明則
魚肉士林在其手中矣當此時也慄然爲門下寒心
恐其爲餘波所被而莫之拔出也亦意門下見此疏
則亦必惕然怵然閉口斂迹如避蛇蝎之不暇而豈
料褰裳濡足以趨之哉兩司之啓一一勘案蓋無一
語之過當至於李翔之疏其所以攻斥我者雖有大
不見諒者而在此則固有不得辭者矣且其疏之上
豈不知末終之至於此耶以門下之明猶不之覺豈

非天也然此則已往矣而今日此事日新月盛卽今
中外傳說有不忍聞者士禍不足言奈國家何到此
地頭門下雖欲自謂吾乃上爲國下爲友也誰其信
之唯當自反於心果無一毫黨彼之意則所謂寬綽
厥心者反之於吾而體行之甘受拳踢勿復辨雪杜
門省愆以冀知吾心者有以知其不爲營赦讒人之
本心而已如此然後庶可收殺於十分之一千萬畱
念而不以邇言而忽之幸甚幸甚况人不知而不懼
一句門下平日常苦口而教誨者今願反以此言獻
規想俯悉此誠矣儻或不然雖退在郊外而猶且大

拍叫喚猶以爲善道敢言也兩司殺士也自以爲是而不知變焉則實無稅駕之所矣如拯者雖欲效其忠愛之愴不敢復爲門下謀矣彼尹丈者尚不悟此而猶欲倚相臣以售己見世變無盡事機叵測萬一禍起倉卒復有以卯巳之術被之則何面目覩見天下之士乎憂慨傷痛直書胷臆伏望一覽而火之諒其血誠而已南歸之計定於何間耶愚意則遄歸爲上策也聞行旆戾止卽當趨拜也

前後三書長第承拜若獲面奉馨咳慰幸淡矣虛名誤恩前日之所欲甚避而不得免者今已盡解去矣從此投閒沒世優游未必非晚景之福也金縢之喻淡賀得之但近京之地終似非便蓋末俗曉訛如前示所謂所不爲所不言世人傳誦云者固已不勝其紛紜矣一邊之言旣如此則寧無又一邊乎將見不悅於士類者將日趨於門下而肆其交構之計矣浸潤鮑臭安保其必無也萬一釁隙遂成不可復合則日前不欲苟同之公心不可復明而同歸於海南之波流矣以執事之明必不至此而私憂過慮有不得不爾者此拯所以夙夜耿耿願其遄返炭村而恨不能馳往挽之者也歸此而後訛言無自以起心事漸

得以相知往事之失與化俱徂而前頭交道可復如初矣千萬俯採此意三伏後日氣稍涼即決南爲之計千萬幸甚萬萬紙促語長不能盡載雖欲盡載又有不敢煩諸筆舌者唯俟返旆之後面罄此懷耳

十九日

萬事瓦裂行言方興示諭三緘之法最爲良策而深恐逢場或未能守戒則不如遠迹熱鬧之地歸守寂寞之濱罕接人事之爲愈也終未知以爲如何飢饉荐臻大命近止彙征之吉反成攜手之歎莫非天也

咄咄奈何

八月二日

數月來絕無往復久闕修候每切馳慕而已意外自炭村傳送下書三紙披玩之餘仍伏審冰霜氣候萬祉慰幸之至不容名言夢寐間事有以仰見江湖之憂紙末之誨若前度累優垂答諄諭足見惓惓不倦之義感歎藏戰何敢忘之第無因一拜牀下豁此心胷筆札固不能盡人意是用介然耳不慍之說曾以薦聞者自是過計之憂爲誦平日俯教之言而已非有所聞也拯雖愚昧何敢以是奉疑於門下哉但昨者光牧李文見過爲言今番事後次仁輩入京不曾如前來相訪似聽他人從吳之言云云聞來不能無

訝彼李小諫之不能立異於僚席勢也無足溪咎而至以此不免有所滯芥於其間則真所謂慍也恐不似門下規模又不似次仁兄輩平日論議知見拯則有以知其不然而既有所聞敢此奉質未知果如何也伏承先墓石事方始竊想勞神不少爲之貢慮仲父前所屬之意敢不通告第仲父目昏不能作楷已數年矣且復官入京似不能出來臨石然北漆移石甚非難事河慮之有拯則一動雖非所憚而石面事則非其任矣此間都依舊狀而家嚴臂痛數月不瘳長在呻吟中憂煎度日自月初少定又爲拾椽救飢

之計走入山中昨夕始歸明又再入菴岳杜少陵所謂荒山隨狙者生涯良可笑也溪山小庵不聞外事一旬讀書勝却消一年工夫每到會心處恨無由對案承警效如往年在茅谷小窩時也奈何

十月十五日

邇來月餘絕不得聞動止不審氣體何如區區瞻慕爲之勞結大旱之後雖得小雨兩麥已枯民命近止翳桑之憂有甚向前想寓下在陳之病無異此中亦堪耿耿奈何日月如駟國祥奄過伏惟叫梧之痛倍於他人其果入參於闕門之外耶竊聞宰列有爲海南立幟者語意之酷烈使人膽悸未知士林將稅

駕於何地也執事視此交象爲何如其克惕然悔前
之爲否方今羣陰朋結士類奔迸於此而又蹉一足
則陷入於坎窞而真不可自拔矣服制一事何與於
宗社安危而彼疏三舉宗統嫡統之說者直欲置人
於滅族之地而以快一時之私忿其亦憊矣而執事
不免介於其間不以此時早自分別誠恐無以白吾
心於天下後世也以愚者慮之亟歸南鄉杜口自守
淡追既往之愆益篤愛人之誠與平生朋友爛漫同
歸最爲上策而識淺誠薄無足以仰動崇聽只自仰
屋憂鬱而已適聞半月有禡草此修候臨書感懷又

復妄發伏惟有以恕諒之矣拯侍側粗遣而行役之

憊迄未全蘇常多晝卧不能自強此大可懼餓死還

是小事也千萬惟祝保重十分以慰遠情

辛丑五月八日

窮格只依人言之教正中僮侗之病拜受悚戰不但

書紳而已第當初所論之事則反復思之終不知下

教之正當可悶其蔽惑之甚也年以日長病冗日生

區區佔畢之功自覺漸至廢拋因循汨沒終歸於小

人之域也者慄然可懼每蒙提警少振惰心伏願頻

惠德音以開鄙吝千萬幸甚

癸卯元月十二日

伏未審即此苦熱靜養起居何如拯今年自春至今

長在疾病憂患之中無一日展眉時身心勞憊莫能收拾昏昏憤憤日闕而已自惟知見不進而檢押日弛誠意不篤而魔障浸多深恐終無以自副初心之所期時爲之一慨然也前書所教格物無自得只憑他人言語者於拯之悠泛無誠自欺自慢病痛十分割着極感至意無以爲報思此亦非有他只爲爲己之心有未真實耳固亦自知其病而懦薄之資變化實難悼媿無已唯乞頻加警誨使自振勵固陋之大望也千萬不能盡憤憤伏祝加護素履以慰遠誠

二十八日

下教之意淡荷開示且得次兄責誨采增媿悚此言出處甚似端的而乃孟浪如此人言其可信耶可歎還可笑也憂患叢身終歲苦惱悲悴無聊身心俱病山斗所稱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令人不覺三復而憮然也未涯承誨唯祝歲暮對時崇悃以副區區之望

十月二十四日

奴還伏承下書伏審春寒履道靜養對時保重區區慰幸不任遠誠况蒙滿紙諄誨仁利益謙之訓一舉起極會喚醒人感荷之私難以言喻邇來汨沒喪病內無書冊之功外絕師友之益唯有窮廬之悲歎不

有提警之勤何能感動於媿情之中也祇恨無由面承音旨耳格字非有他疑只是格物云者是人至於物耶是使物至耶唯此一著伏乞更教如何采荅蒼蠅之喻此誠至言但一向以人言歸之於讒罔則或不幾於自恕責人之弊耶既以服膺而又獻愚慮還

切悚戰

甲辰二月十七日

頃因月川及龜巖優伏承再度下書伏審邇間靜養起居對時清和區區慰幸不任遠誠伯胤決科在渠奉檄之願豈非至幸第其言行太坦率恐其難行於世路也然莫不有命但當勉盡吾心而已他何慮焉

拯侍親如昨而病冗因仍志氣漸不如前退而又退將底於何境方欲更洗心從事於經書舊聞以希分寸之進而持敬之功日覺其難令人惕懼不能為喻也尤翁為近 行在滯留雞山蕭寺昨往候之三宿而歸語及門下為之疊疊且言草丈頗回前見云前日所教火澤遇雨之象或庶幾焉竊計愛人之心亦喜聞之也草丈昨遭其弟益之丈喪此家喪禍殊可惻慘弔慶不相及終非親舊之道前疑未釋復此仰諗如何憑遞修候千萬只此時氣漸熱唯乞加護杖几以慰懸慕

乙巳五月三日

秋間一宿而奉違豈能盡積慕之情歸家則下書在案忘助之訓特賜提警拜承至意若重蒙面命迨用悚戰意外伏承手帖憑審冬初體中萬社區區尤切慰幸之至拯伏荷下念侍親僅遣而行役之餘勞證加作債糴之事冗撓又纏看書默坐俱不如意一忘一助內省常夜私悶奈何春丈之退雖非曉曉之言固無久計而第餓疫不止災異荐臻杞人之憂實不可言奈何伯胤入仕未久已有不樂之意而次胤解元猶使人望其喜音真亦所謂是誠何心者耶還可呵也千萬只祝歲寒靜養加護以副區區之誠

十月二十

四日

奴輩還不得下書不勝悵缺且審有坡州之行伏想體候平健有此出入慰幸之私則多矣而當此嶺說懷襄之時經過都下多見人面或者有害於處靜守默之道耶向因送姊之行歸路過草丈語及門下草丈亦以為某若因此機會翻然斥絕則豈非大幸也其望亦厚矣晦翁詩有曰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猶嫌北畔非此語正為今日道也千萬深思却顧勿徒責人而忘自責以蹈古人之覆轍幸甚所謂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者非獨於君臣父子間為然朋友親

戚莫不如此間隙一生之後則尤不可不猛省於此也奉念之切不覺僭越悚戢悚戢千萬書不可盡只祝加護杖履德音不暇以享晚節之福幸甚

丙午二月二十

頃承三月九日下書即又姊家奴至又承小東伏審邇來體中萬祉不勝慰幸之至前後教意謹領多少昨自仲父所書報月川會中說話殊非所期於門下者爲之彌日憊然也今則拯之爲門下獻其愚者辭已盡矣力已竭矣不蒙收採而反加疑斥則從此不如緘口之爲愈而願以受恩甚厚受知甚久不敢遽

止復獻一言此不見省則不敢復有言矣今此嶺人
之事至以陰奪嫡統貶絀 君父陷人於不測之地
求之往牒實是罕覩豈非時變之大者也推究其所
以爲說則盡從貳宗弇主四字中演出來不知彼之
始爲此言也實有禍人之心如今嶺人之爲耶不然
則當此之時所宜瞿然自省曰吾之初意只欲講明
禮意而已何意其爲陷人之機穽也不自別白則吾
將難免嚆矢之律矣以此內訟益務兢慎悔改此實
人情道理之當然者也執事之救善道亦非爲善道
發也只是爲國家爲士類欲其無過舉而已則今亦

當曰吾非以善道為非小人也只謂其不可處之太過也豈料又有踵善道而作者乎此雖論以死罪為太過彼實有禍人之心則安可不加以禍人之罪乎末流之波漫至於此極則吾之徒見此邊防塞人言之不可而不見彼邊奸譖之為甚可惡者無乃吾心亦有所偏耶彼雖論禮則或是而其心則陷人也此雖防言則或過而其初則聖讒也吾身無乃陷入於陷人之邊耶夫如是各自反省然後論禮自論禮陷人自陷人忠告自忠告讒言自讒言不相混合而吾之心迹雖或未孚於今人庶幾無媿於後世矣今乃

不然必以嶺人為積忿所發不可深罪必以嶺人為

一方人才不可誣必以此邊為排斥言者之小人右

言月川之會驪江之話頭云而不於其間分別誣人之與辨誣陷

人之與見陷是非邪正之不同則所謂論禮與陷人

忠告與讒言方是同歸一轍而不可復知矣驪江之

回頭固知其難望而以門下之長思遠慮明見高識

而亦且漸合於彼而日離於此至於其言之慘激無

倫無所不至者而不少駁正反相唱和使傍人之見

之者為之銷志寒心隱憂浩歎豈非關夫時運事也

前書所教苟同苟異云者拯雖至愚豈敢以夏畦之

道望於門下也實願由中發外猛省嚴守不為陷人之徒所藉重而超然自異於洪水之餘波耳三年之禮雖同異互爭至於十年或彼是此非或此是彼非亦何大害之有也非欲請變三年之見而為期年之見也大抵此事已成大判互相攻擊釀出無限禍機環視其初特一小無關緊之服制一事而已此果何樣可笑可怪事耶良可太息嘗竊為門下誦晦翁之言曰以近事言之則可謂廢斥而以初心言之則可謂爰得我所矣豈不綽綽有裕而何故不能放捨一閒爭端明目張膽抵死戀守畢竟只是成就得救護

媚嫉之善道扶植讒賊之世哲而已耶天實使然奈何奈何歎慨交切不覺傾竭觸犯僭越皆不暇計亦恃門下之樂取善喜聞過必不以狂瞽者為毀詆為背負也書不可盡言意今若不能回高意則請從此閉口矣他日幸勿謂拯之不言也幸甚向熟只祝加護杖屨以副懸慕

四

月川說話非有他聞只是九人不己而自是彌堅知之者以為未免克伐之私也不知者以為不無幸福之心也何苦而以超然事外之吾身而置之於曉曉唇舌之間耶區區之為門下誠已竭而力已盡矣未

蒙收採而反加疑斥徒傷於私分而無益於門下且
屏螫之分處身不善將受無限笑罵則賤末之言宜
無足以動門下之聽而每臨書不覺辭之支煩媿懼
自訟而已夕七

多少誨諭區區不勝感慰之至拯親徬粗遣而病痼
心限表裏工夫無一可言者身外疾疴又從而汨沒
之古人日負初心之語令人中夜耿耿也前往懷川
仄聞抵尤翁書中有拯奉勸以諛之語不覺慙悚前
後僭效愚意者只是不敢隱懷於門下耳雖識見昏
謬無足取採而至於夏畦之道則誠不生於心而不

筆於書者唯是不自量分輕肆妄論無益於門下而
有害於吾身咋舌訟悔已無及矣然因此得力於默
存之功不底於尤悔之域則門下之惠也次兄有來
過之意方此企幸而誠淺識滯將多言而愈不合奈

何十二

委伴至伏承下書感荷多少教意疏事自謂畢纍情
事向後雖有節拍只爲泯默待盡之計矣若他人之
見盡如門下之意則誠可使人悶塞然初心只如此
只得自靖而已奈何俞汝寬向來書齋周旋之久非
但情親今門下之教如此豈不欲相救於橫厄只是

屏營之分不敢多預人事從前事關於官家者則事無大小例不敢開口至於今春量監之役則前後切迫而望救者非一而一未應副茲不得破戒承命不勝罪歎之至然情理如此則安有不動得人第令呈狀乞哀如何

己酉二月十四日

伏蒙慰問執書號泣不知所達病患初不至重至十六日猶盟柳如平日而兩日之間猝然危劇至於不救素昧醫藥證情輕重全未得知及至危急束手皇皇竟至於此天下安有如此罪逆不孝只自叩心號天而已有仰稟事三款在下方當專人承教而奴僕

多病凡事哀遽未能走伴伏望因速回俊開示如何

千萬荒迷不備

四月二十八日

家親未嘗書職銜於君父前故今不敢違遺意銘旌以生員書之而喪禮悉從士禮矣或以為後人所稱與自處不同不可不書職銜云未知如何先妣葬所在交河地今當引歸合葬而六月水潦之節人皆謂不可行葬事踰月雖似未安勢不得不遲待雨水之收以八月初生發引永葬為當云茲欲依此言為經夏計未知如何曾經臺侍之人朝家例有別賻之典以不書職銜

之義推之則此亦不當冒受而家親平日於書冊食物等之賜有不敢終辭之時且朝家無有還收之理而罪人姓名煩諸文字亦極不敢茲遵平日不得終辭之義今不敢爲辭免之計未知如何右三款哀迷中不能思量得宜之道敢此稟議伏望詳賜開誨不勝哀懇之至

昨次兄之過伏承邇來起居極用慰幸而其行太恩忙迫以爲恨日間調候又何如仰慕彌切搔奄畢親喪頑然苟遣日月無幾復作恆人孤懷寥廓若無所止日熱身病尚未進省顏色孑此積慕兼伸哀鬱之

抱悲歎奈何昨又忽承春坊 新命不勝惶慄前歲一疏已陳私情此則固難再瀆而昨於親喪伏聞悼傷之 教累發於前席至於哀榮之典不啻重疊幽明感泣至今罔極茲欲冒上文字略暴區區哀感之衷而或以猥越爲懼越起未決伏望一言開示如何疏草敢并以就正亦乞裁訂還擲幸甚俟此出場而後動則姑未卜遲速拜候蹉遠無任悵悵千萬加護几杖以慰戀誠

辛亥六月二十七日

上市南

炎熱極酷伏惟靜中起居萬社區區瞻慰之至日者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九
優甚遽未及盡布下懷厥後亦無往來闕然至今未
有以申請致命不敏之罪也茲敢更敷心腹伏乞裁
幸焉拯昏愚懦弱弛緩麤疎尋常云爲百不逮人其
不能變化氣質以求成夫上達工夫則謹己自知之
明甚矣豈不欲勉學離蟲之技以成一藝之名以上
伸身鳥之情下免編戶之墜哉而儻賴父兄師友之
力不至於矢志逢尤以忝親而辱祖則拯之志願事
業此外無所望矣况今 聖上新服大東千一之會
也凡有志有才之士孰不願彈冠振衣以冀效其節
售其能而如拯之無所肖似者亦得以誤被有司之

選一瞻 天日之光則豈非踰分之大幸乎是以自
去秋迄于今夏實有僥倖之念從事於程式之文矣
且所謂科舉者固後世士子出身事君之路而程朱
夫子退栗先生亦皆嘗所屑爲而不欲避者也以拯
之愚自謂有何耳目有何心胷而敢生不屑之志而
缺下教所謂大科則要待而小科則當赴云者小子
惜亦不能無少惑焉夫既以如上所陳之意不敢欲
出脚世路則斯可已矣顧何必區區必欲占此最不
關係一上庠之名乎愚竊以爲無謂也且程子之戒
學者曰不患妨功唯患奪志借如一月之中十日爲

舉業餘日足可爲學隨衆出入亦何所不可而見理不甚分明私慾不勝紛拏功雖未妨而志已見奪則枝葉雖存而本根拔矣以拯之弱植雖坐在局外而尚未免奔趨流逸一日而不啻三矢則況於舖其醜餒其糟而望其獨醒於衆醉者不亦見事之遲乎至於下教所謂別人題目末路崎嶇等說則使人惕然而驚瞿然以起而不覺感服之深也第竊念禍福在天倚伏無常有非智力之可圖也唯當行己以恭不敢爲不善之事以俟之耳安可以妄意希覬而萌巧避之心哉且韜光混世以保其身者夫惟既明且哲

然後可以能之所謂郭林宗等輩人也如以拯之踈拙蠢駘於世態物情茫然無所知者欲周旋委曲費盡心機要以不駭於俗而求全於己則是猶教嬰兒而使之走也其不至於前顛後沛左狼右狽者未之有也以理以勢固難強以爲矣夫豈樂爲厲稜露角以自標致於亂世哉伏祝叟賜開誨以破蒙蔽如何今此仰布既皆稟白於家親者而所以擴出區區愚妄之所懷以自見其志而求教焉耳若其取舍進退之命則內有嚴君外有尊師亦何敢一向任情胡亂做去以重冒不孝不弟之誅哉文未暢意不足以仰

澆而既發其端不敢不自盡焉伏惟恕其僭而察其愚幸甚

庚寅

兩度書來荐承紙末下存不勝感戢之至即此春寒伏惟令體起居神相益福區區瞻慰無任下誠光膺睿簡進參機密家國安危公私喜懼竊見書中連有生行死歸之句令人不覺悚然感奮唯乞加護節宣以副中外之望縷萬不備

己亥二月二日

炭翁事前書所稟未及蒙誨復此瀆陳極知未安然於先生之前不敢不盡其懷伏乞恕諒也炭翁今番所為有三失一則不能闕疑於論禮而硬要主張也

二則不識善道之為壬人也三則常懷諸先生不能容受人言以此為其心疾不覺其發之暴也有此三失而所乘之機則適會吉凶消長之幾物論之駭憤安敢辭也但其本心則自以為上為國下為友至誠之發而已自恃其本心之無他又恃 聖上與諸先生之相知淡故猝然為此而不自以為嫌疑之妄見愈久愈思斷斷以為如是而已在炭翁之道則既自有三失而又有輕著壞了之咎唯當杜門省愆甘受拳踢以冀知心者憐吾本心而已纔以此意已勗之矣在諸先生之義則斥其迹而保其心拔出於奸譖

明齋遺稿 卷九
坑塹而以全三十年故舊之義非但炭翁之得免於後世爲萬幸也其於盛德益有光矣如何如何昨見李雲舉疏及草丈登對說話爲之驚懼氣塞又恨炭翁之不能信於朋友如此也但其心之實不出於黨惡害賢而枉被陰凶詭秘之律則拯心竊獨傷之欲爲草丈一言而自以有吳起之嫌誠恐不能救火而直以身爲燼故竟不敢發敢以此忱仰質于座下儻拯之謬見猶蔽於私伏乞培擊開示使發蒙蔽倘以爲合乎盛意則滌之泥塗薰以芝蘭只在先生一言之重耳如尹文丞亦不敢保其心也既生於心雖不

言終不可隱故敢此盡言請教論人物別其是非亦格物窮理之一事也更望勿以迷惑而明以教之拯所拱而俟也煩恩及此惶恐惶恐

庚子

霖潦纔止伏熱大熾伏不審此時仕候動止何如區區不勝瞻慕之至拯三月念間被仲父委招使從嶺東之行仍得以一登楓嶽東臨大海北自叢石南至竹西庶酬遠遊之志矣而興纒闕而身已倦踐其境而不能留儘可笑也去月旬前歸于越卽爲雨水所阻繼值盛暑遂不可動未免爲過夏計親庭消息未易頻聞私悶何喻在尼時謹修一書付禡想已關聽

矣僭易瀆冒至今爲懼恭俟鑄誨之賜耳今歲峽中
水災甚慘若他路亦有此患則淡恐復爲執事之憂
而公私之慮有不可言竊歎柰何區區紀行有若干
紙切欲奉呈就正而不敢以閑漫言語仰浼於鞠瘁
日埤之際倘於秋中臨覬林鄉庶有承誨之便唯是
之企耳越中淡僻而多曠土邈然與外間相絕由嶺
西東亦多有佳處令人慨然有昔日錦里之想亟欲
謝棄迫隘啾喧之境界來作經丘尋壑底生涯而恨
不可驟得也竊審寓公時所營者有穀而無土而又
稍稍漕下恐非可久之道倘忍得數年俟蓄穀稍裕

然後開荒作田以爲不拔之基則似甚好未知以爲

如何千萬紙促不備唯祝溽暑爲國爲民加護鼎茵

之衛以慰區區之誠

壬寅六月三日

疾病憂冗不克以時仰修起居之問唯日瞻望門墻
不敢少弛其慕用之誠昨伏見所抵家庭書兼荷紙
尾之存慰感交至無以爲量第審體中燮理少愆常
膳爲減而及得道路之傳亦無不以爲憂者雖神相
忠勤庶幾適有勿藥之慶而區區驚厲之忱則竊不
勝其悶慮之至也況今訛言胥興世道嬗變上而根
本無可恃之地下而風波有方興之勢伏想獨抱淡

思中夜撫牀欲去則嫌於潔名欲留則媿於素志在公賢勞之外所以暗鑠榮衛者有不可數計者若使憂能住疾誠安得不如是也顧此匏繫窮巷與病爲隣無由躬候牀下仰承顏色以抒此耿耿之私只自恨歎而已唯祝屏去思慮完養精神一秉以義以斷去就加餐自衛淡副中外之望比因邸狀伏見連進乞解之章竊計姑先脫去此套實是向退路頭松都之出亦何嘗有人苦留之也如此迤邐自引俾朝廷略不失終始之體而於私義則固已綽綽有裕矣僭易及此未知以爲如何千萬恕宥而辱致之幸甚門

人等伏蒙遠庇侍親粗遣而搏推痼痾一向沉痾搏則心昏心動之證幾類失其常性者推則潮汗如流當此暑月閉戶擁衾溫塊而處猶不知熱醫藥無效昭蘇未期莫非命也奈何拯惱於弟病晝夜相守重以穢氣熾動方兼遷徙之苦區區佔畢之功亦覺廢拋閑中未免有障撓如此豈非所謂數者耶可咄又可懼也憑禡修敬千萬只此天時正熱更乞加護鼎茵以慰戀情

癸卯

五陽剛長品物條鬯伏惟節宣順序豈弟增福雖復殫心鑑裁憊精賙賑不暇自懷於優逸而神人夾相

敬義交養霧露之襲外憂疑之動中非所當慮也令人誦祝豈任下誠第竊願有所復也頃者爲候尤翁留席間旬日而歸無日不說及於門下而尤翁之爲執事慮者實不淺鮮其意蓋以爲進則當有所爲否則退而已捨此而周旋其間爲依違調適之計者皆狼狽之途也拯旣服膺斯言而又參以道路之聞徇俗二字實爲門下之病以是檢身不約於規束作事多流於謬例聰明有蔽物情不服愛慕者竊憂憎怨者肆詆若不以一去收殺末梢則晦翁所謂參到周子充地位者甚可懼也且念門下之不忍決歸者非

爲身謀只是爲國計耳然必先須扶樹此身卓然自立於剛大之地然後方可有所猷爲幹轉上下以利國家而澤生民今者自不免飄搖推蕩於風浪之中而能有安身措手之勢耶如此則爲身爲國兩無所濟古人之致謹於進退之際者豈無憂國戀君之誠哉誠以枉尺則尋終不可直也僭有所懷久欲一陳終不敢自止以負教誨之意觸冒威尊惶恐無已然古人所謂晚節最難者誠門下所宜警省處也伏乞恕其狂率而回賜開牖幸甚拯舍弟病尚未昭蘇恆在危厲之界私悶不可說也而再從弟抑者有居喪

至行人所難及且方篤志為學而不幸毒疾天歿慘憺悼惜何可勝喻災患種至殊欠佳况無足仰聞者矣千萬加護茵鼎之衛以副士林之望

甲辰

上同春堂

齒爵之序一依朱子說則廟庭序立則不問有爵無爵一以齒為序坐於堂上則尊者異爵者長者少者各為一行矣今以此義為圖於下

又有一說別為圖

以備裁

廟庭中序立位次

堂上坐次

院長

北

北序為

掌直有議月司

以

尊者

尊者
異爵
長者
少敵

廟庭中序立位次一說

此即取不相壓之義而必

以尊者為首者即有七十

者不敢先之義也

以尊者為首者即有七十

者不敢先之義也

北

以尊者為首者即有七十

上圖一以齒序最順若有

以尊者為首者即有七十

窒礙處則以此圖從事似

晁寧 晁晉 又平穩未知如何

周禮三命而不齒古之命即後之品也必品○通典

賀循曰古之六卿今之九卿當之古之大夫今之二

千石當之古之上士今之六品當之古之下士今之

八品九品者當之○李觀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

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再命者天子之中士

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

侯伯之卿也○丘氏曰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

今六七品官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以上三說皆以天子

之制論之者也○疑禮問解曰我國之制雖未知一如古制

而大槩嘉善以上以大夫論云云

市南以為國制四品以上皆稱大夫者與通典及

丘氏說略同無乃國家官制實倣通典而以四品

以上通為下大夫耶問解中二品以上為大夫之

說自前疑其太重故鄙見終始如此云云家親之

見以為我國即古之諸侯也六曹判書即古之列

國之卿也議政即古之三公而古者不必備其人

以六卿兼之則不必別論也以此約而論之則今

之資憲以上當古之列國之卿即三命也嘉善通

政當古之列國之大夫即再命也嘉善當上大夫通政當下大夫

通訓以下當古之列國之士即一命也

四品以上當上士五

品六品當中士七品以下當下士

三命之分既如此則唯判書以

上不齒堂上以上則己齒於父族

如會中若父兄在則當與衆實

齒通訓以下則朝廷外皆當序齒矣雖判書以上

亦不敢坐於七十者之上朱子月會禮異爵者下

於尊者之位其亦主於此義歟

序齒序爵及命數品數等說伏望折衷詳教幸甚

學規朔望焚香有兩再拜

序立再拜後焚香又再拜

而今則去其

一而只有焚香後再拜問之院儒則以為九庵所定

云竊按學規乃是隱屏精舍學規所宜一遵而九庵

函丈之改定必有意義伏望更與講定以教如何學

規與見行之禮不可有異以啓後人之疑若以單再

拜為定則欲就學規刪去序立再拜之文未知如何

學規朔望焚香以平明行之而今則院儒各自其家

當日來會故或至午後行之甚非肅敬之意舊有分

番齋宿之規而中廢不行云今欲更依九庵函丈之

教依舊例分院儒為兩番或三番前夕來宿院齋平

明焚香如規而院中事力若未能贍其供饋則姑令

諸生各自齋糧以來待院中財穀足以待士然後止

之未知如何

學規長者焚香云以此觀之廟庭序立當以齒也但若有異爵者來參則何以處之曾見草廬丈與外城李參奉丈相讓於廟門之外使稟於慎獨齋先生則以草廬當先爲答草丈不得已先行而此與平日講定者不同追當更稟以定云厥後未及聞其定論伏望通議見教著爲定式俾無臨時爭端如何○拯爲掌議年少於有司廟庭序立之時有司每以前後相難拯意以爲齋任高下可施於齋中之會非可施於廟庭也羣議皆以拯言爲是以齒序立如規矣或謂院長若來參而齋中有年大於院長者則亦可立於

院長之上乎拯謂院長亦齋任也尚齒則宜不得先於老者若謂當尚爵則亦以爵先之而已非以院長而先之也伏未知如此不害於理否亦乞酌教○家親曾於院會以栗谷先生所定鄉約位次從事竊想亦已關聽矣今若略依此規廟庭序立之時七十者居上異爵者次之諸生以齒序又次之皆間其位不屬以示不相壓之義及會於講堂則一依鄉約位次而分序之如此則似或有據可以通行永久而無弊矣未知如何

學規入學者有籍爲第一條而曾未之修允庵爲齋

任時所勅錄尚在草稿中今將繕寫且當追錄後生之未及入者而有三說不可不預講敢此條列如左○一曰許入之規也學規曰不論遠近許入又曰寄名院籍莫往莫來者勿許容接云既入籍則所當責其往來也今如在京者或在遠地者雖有向慕之誠或事故所縻或貧窮所厄不能往來者有之拯意既有向慕之誠則雖不寄名於院籍何害焉既不能往來則雖寄名於院籍何益焉如此之類謂宜雖不籍名可也若以為不可不籍名則亦當定為規矩略分所居遠近為往來踈數之節如曰半日程則朔望來

參一日程則四孟朔來參二日程則春秋享來參三日程則一季一來參四日程以外則三季一來參俾不令至於一寄其名終身相忘之域不可不并戒於許入之初也未知如何○二則籍名之規也學規曰不論貴賤許入云今貴賤之別大約有四等曰士族也曰庶族也粟谷集鄉約位次註庶族謂非士族也曰庶族也而稱兩班如校生忠贊別侍衛之類曰庶孽也曰良民也似當各為一行不相夾雜而竊見靜會堂座目雖庶孽既為生進者則以齒序列此規可以通行而無礙耶若然則亦當定為永規曰庶族庶孽良民為生進者則與士族以齒列書其餘則各

爲一行書之俾絕後日之爭端如何○三日黜籍之規也學規曰寄名院籍持身處事無異鄉里常人者勿許容接云依此規而汰去之宜無難事而護短容私鬪鬪讎怨末俗之恆習抑以其無禁防之可明故也今若於此外別立一規年至四十則聚而試之以小學家禮二書不能通解文義者則削其籍而棄之則黜之有制而見黜者無辭矣如有雖不能通二書而能行二書所言者則不在此例自有公議矣如此未知如何

贈典職名既不敢書則叔父之意以爲無端棄置允未安不如具疏陳達雖或未蒙 允許一達情事於天聽斯已矣未知如何疏草粘在下方未知喪人疏章規式如何耶誠惶誠恐等字不可闕之耶雖在墓前陳疏不妨耶一疏若果未蒙 允則草土姓名勢不容瀆煩只得不書而已耶如別賻若不收還則亦似不敢以此事累陳猥疏亦只得冒受耶凡此曲折伏望商量詳教如何仰感垂念之至勤悉布心腹以請指教如有荒迷未及思者乞并開誨此後則勒期漸迫凡百皇皇恐未及有所往復故敢此縷縷不勝哀悚之至 己酉

頃自外城傳送下書及癸甲錄冊封昨自偃室又致
下書及西伯封書前後皆蒙手筆賜問幽明感念辭
意至勤拜受感泣罔知所喻仍伏審邇來霜寒道體
起居對時崇慈區區瞻慰尤切下誠拯等罪逆頑命
即蒙恩庇祇奉几筵苟存如昨而節序變遷丘墓杳
遠孤苦之痛愈往愈毒晨夕號慕何所逮及獨坐哀
至但自血泣而已前日書末所教不勝哀感儻蒙終
始指導俾得鎮靜不底於狼狽無收殺之境則幸甚
家間病憂方劇少間則擬以開初西歸省墓仍爲過
冬計承候似稍闊矣千萬只祝方寒加護杖履以慰

瞻仰

十月十七日

令胤正郎在世時瞻輯先生榻前奏對說話云若
其中或有語及先人事者則伏乞命令孫一一瞻
出下擲如何若瞻出未易則原本惠借以爲寫畱
呈還之地如何

上草廬

春日和煦伏惟靜養節宣對時百福區區瞻慰不任
下悰拯不自慎疾幾折其命伏賴諸先生念庇之厚
得回生境而精消神奪賢冥途自此不得更作完
人矣自憐奈何乃於呻吟之中獲奉手札之賜披讀

慰豁暫若蘇快伊時感荷之情殆不可勝瞻友之來
又蒙申問眷愛鄭重藏戢難喻向來疾革意其死也
百念都灰唯耿耿以志未少就自悼病間則方覺此
心之亦未免私而自笑於學力初未有絲毫有得也
氣力虛憊無由躬謝盛誼阻承清誨倏已期歲臨書
悵黯不禁馳仰家嚴又承 溫諭纔又入小文字跋
踏倍淡婦翁位進病淡畢竟未知何以收殺也同春
函丈伏想已到鄉園第 聖主責以踐約則恐未免
有再起之勞耶 戊戌
悄然茅齋正爾懸鬱來使冒雨而至投以手札忙披

疾讀不覺感豁仍伏審行駕已稅衡門調養節宣神
勞萬社區區又切慰幸之至家嚴書信得於阻俊悶
慮之際私幸曷喻下示 聖教及奏對說話爲之三
復感歎第伏承尤翁無久留之意不審可去之端竟
出於何處耶豈 聖上禮意有未至耶抑禮貌未衰
而大志有未固耶微此二款則古人所謂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八字正是尤翁今日之義蓋當初一出固
不暇以成敗利鈍爲疑則况曉曉口舌何足以動吾
去就哉偶閱綱目樂毅任燕三十餘年而後方能伐
齊彼燕齊強弱特大不同耳而猶且如是持久况

今日之事何等大小大事而可以取必於期月之間也子產相鄭一年人皆欲殺則其時人心可謂至難而終於翕然以定豈非任事者礮脊擔著直截向前功業日起有不可掩而彼無根胥動者自然退聽也誠使 聖上能繼述 先王末季之志則不但允翁無可退之義養母田廬清時閑岷等語亦恐只成閑話頭耳然則允翁欲退之計淡恐未可容易也妄慮及此僭易陳布未知以爲如何欲以此意復于允翁而若果出於上二款則不容容喙故敢此先稟亦乞因便回教幸甚只祝新涼爲道加重以慰傾仰之誠

近聞春間北人將至此時諸先生之已出當職者將如何處之人微位散者可以自在無妨銓長憲長則似無中間隱沒之道若欲依他出迎則自違素心若欲暫避還入則非但形迹之苟且如是徘徊事外決無著實做事之理未知門下平日與允丈講得此套何以爲定耶愚以爲今日必欲有爲則打疊了此等節目只如種蠶養吳之事可以成吾之志矣否則不如淡藏不出雖不免出亦當辭官與職常坐於無位之地然後可以超然矣曾前未及仰稟此義今欲復于允丈而恐煩耳目不敢專伏望詳教素相講定之

義以開疑惑如何己亥

炭翁今日之事無他有二失焉一則不能闕疑於論禮而硬要主張也一則不識善道之為壬人也坐是二失而又其所發適乘吉凶消長之幾所行適履傾險危動之域故一言而僂陷於奸譖之阨塹已不得以辭人不得以救可勝痛傷哉然其本心則決非欲為善道游說也其心固以為上為國家下為朋友至誠之發耳蓋其平日之論每以為君臣之間情義交孚則當使言吾過失者日至於前然後方可以盡天下之善而有裕於天下矣又以為愛人而不必同者

世無多人能與兩宋不必同者唯權某耳兩宋當路則欲為兩宋留城中能多不同以來天下之善云云

此一款曾與此二者未論其意見之得失而其胷中之素所蓄積則非偶然也今疏中所謂誹謗之木等語亦其平日語也往歲鄭

介清事時答孫書曰尹疏當謗木可也極以為大學放流四夷不同中國欲以何等小人當之乎爭之不執此而為言其不思甚矣且所謂能多不同者見其一中而氣投合於謔嫉之口則我雖自信其不苟同者之辭氣投合於謔嫉之口則我雖自信其不苟同者之公心而未見其為賢之疏之本意只在此套故歷陳之唯此二款為其根柢而又見聖上惇疚無依而自以二先生之前後決歸為太過故不勝其憂憤悶

惻之心且自信其本心之無他而又恃 聖上與諸
先生之相知深故猝然爲此而不自以爲嫌拯之妄
見愈久愈思斷斷以爲如是而已在炭翁之道則既
自有二失而又有輕著壞了之咎其疏入而聖志
人氣得而士類穢矣如此則雖初無黨惡害賢之心
而不能剖示於人雖嘔血如孔文仲難以贖其罪耳
豈不危哉惟當杜門省愆甘受拳踢益求未至以期歲寒
以冀知心者憐吾本心而已纔以此意已勗之矣其
在諸先生之道則僭意以爲當斥其迹而係其心栗
先生亦有母泥於跡而徐察其心之語以全四十年故舊之義非徒炭
翁之得免於後世爲萬幸也其於盛德不當益有光

也耶初聞此事之出固知世人直敲之於奸凶之黨
矣而但彼與此不相知心則見其迹而斥之無足怪
者至於李員外之疏極其攻擊而猶以爲是不過不
相知心故耳及見門下進對說話又因叔父行至細
聞門下言論然後始大驚懼爲之彌日而不能自釋
也以門下之知心之深且久而至於此極則是真爲
黨惡而害賢矣是真爲奸凶矣反而求之吾心終不
忍以此疑彼則不免反以門下之言爲可疑也請以
奉質於尤春二函丈者復之設使讒人得志戕害士
林如袁貞之爲則當此時也炭翁之必不爲其黨而

將反赦士林同被其罪如柳從龍李希醇之事無疑也春丈蓋不以拯言為不然尤翁則以為思誠雖小人引入為己黨亦必掉脫不入云夫既如是則今日之無與讒人禍士林之心可知矣既無是心則其為今日之舉雖謂之不可宥之大過亦不過為一言一事之錯而本源則固是舊日之炭翁耳罪其迹而罷其職則執法之論當矣明其心而辨其為君子之朋而非小人之黨則知人論人之實得矣豈不兩美而兩全哉今不徐究其本心之實不出於黨惡害賢而直擠之於陰兇詭秘之地而不少惜拯於是不得不

致疑於門下之持之太深攻之太峻而其於知人論

人之道亦或有所未盡也伏聞以晦翁分別君子小人

指全黑者也若以白地上黑點歸之於黑則黑地上白點亦可歸之於白耶恐與晦翁本旨若未十分恰

合未知抑門下前日之教拯曰寧激毋頽拯實識之

於心不敢忘也或者今日之事帶得此等意思而不覺其過耶如拯之頽靡不振者實合受用此句而加之於中正之道則又未免倚於一偏縱彼不足恤獨不顧吾言之過猶不及乎拯之妄見如此故內自揣摩思之又思終不敢噤默而有此僭論幸賜覽察儻有蔽於私而失其是非之本心者則伏乞一一培

擊使發蒙鄙儻以為有合乎盛意則滌之泥塗薰以

芝蘭只在諸函丈一言之重耳今若曰當初排斥雖以邪正進退之幾不

得不力過峻攻而其實彼豈有他心也云爾則彼之心辭曉然於世而此之善善惡惡之實並行而不相

特伏乞勿以為迷惑而明賜開示拯所拱而俟者也

且此等說話有疑不敢不質而輕肆妄言僭猥則極

矣伏望只於紙背回教勿令左右者得見以為拯之

罪郵則又幸之大者千萬諒察幸甚拯性識蔽暗不

能聞一而反隅前日辱承提誨每不能言下請益退

而繹之始覺有指示之切而拯不自悟者每以自訟

而已今若幸蒙賜教則更乞諒此至懇竭其兩端不

厭太詳千萬幸甚 庚子

伏承紙尾下墨謹審教意慰幸無已 聖鑑孔昭陰

邪逆散豈但斯文之幸實是社稷之福也况春翁及

執事似與尤翁微有不同 召命之下一疏引嫌雖

不可無終欲難進則恐無其辭矣僭慮及此未知如

何今番嶺疏既已自 上洞斥則對辨之疏雖不為

可也而章甫之論既發之後有不容中止者且此疏

實備前後諸說無一不備者一番辨破亦似有不容

己者矣此間諸人難於文字屬拯為之自念屏螫之

分不可輕預外事而此則事關師門且非自家抗疏

之比故不敢終辭謹此搆拙唯其見識不逮筆刀無
氣不足以開羣惑而告後世是懼是媿耳且念此事
非一人私事不可不遍承勘訂於諸函丈故敢此呈
上伏望一番賜覽如有未安處或未瑩處或差誤處
或添刪處一一詳細下教幸甚
丙午四月四日
下教之意謹已拜領依示改定付送柳君俾之更承
訂誨而去耳蓋此事只當辨釋義理明破誣罔提大
綱說之而已若著一毫相較意思則相較者辱耳故
不敢極道嫉惡之意竊以為儒疏之體不過如是耳
未知以為如何所謂議者指許穆而言耳此說大槩

有三層一則論註疏者一則流俗註誤者一則憑藉
禮說陰肆讒賊者雖其心則未知如何而論議則實
有分等辨破者矣如何所謂若干人中則所包者多
矣恐不須指示某某矣議者二字不必添加而一邊
盡入其中矣未知如何此外悉依籤教改之矣伏望
更加看詳直加刪添以與柳君如何
四月六日
近日有竹林書院儒生之會蓋欲為先人立祠而發
云竊想亦已聞之矣先人平日未嘗以師道自處而
此論遽發哀苦之中不勝驚瞿設使合為之事而無
有異議者先人於慎齋浦渚諸先正之祠也皆持遲

待之議不欲汲汲於數年之內今此輕舉實乖素志且其通文文字無所斟酌恐其貽譏凡此數款極爲哀悶柳進士沆氏實主張之而文亦出於其手云不料其不思之至此也伏惟門下於先人平日之心宜無不悉儻因講稟之際明賜一言使之體素志而慎重事俾有所鎮定而不底於咎悔之域則幽明幸甚千萬垂諒泣禱泣禱

己酉

就中先人墓表龍西叔父與叔父共草定者也蓋碣銘將欲請於允庵門下而表陰文字比銘辭稍輕故二叔父欲相與述而書之以寓悲懷而已茲以草本

就正伏望裁教幸甚先人書札或有存留於案下者乞命侍史搜擲如何方欲收拾遺文而若干長書之外無畱稿者敢此煩稟哀悚哀悚

庚戌

向來紛紜行言伏想無所不聞矣初欲一拜座下面訴一二而今番亦不得動不勝懣懣敢此替申伏乞矜察而還教之也當初允翁所引門下話頭初非敢致訝於門下也只以允翁之以平日一時閑說話到今提起以資悠悠之口實爲淡慨且於先人碣銘文字有些往復處春夏間再三往復而已此外實無他端而不謂浮訛無所不有至於門下以此中諸少之

竊議門下見罪云不勝驚愕此中諸少雖極無識亦知一家父兄之所與有兄弟之義至終身而彌篤者惟諸先生而已雖或不無有憾者豈敢有誚毀之心哉非惟不敢亦所不忍爲也然人之所傳以爲門下之言者亦或出於訛傳而既聞此言不敢不暴未知如何

甲寅

自聞允翁西行以後即欲承候動止而病且無人力尚未遂誠罪悚之餘不任瞻爵即伏見葛廬下書始審亦有前進待 命之意當初妄意以爲二先生只當自靖屏伏以俟矣未知如此於義爲未安耶此事

實不料竟至於此地頭來教所謂致此者自有執其咎者孟氏固知天矣令人安得不尤臧氏子也多少憂時之語爲之慨然 聖明之世何故有此景象前頭時事未知稅駕之所部屋之憂中夜耿耿書末所示又有可憂者未知果指何事耶蓬蒿沒逕病與爲伴無由往從杖履面承多少奈何千萬因傻起居書不盡意

甲寅

舍弟承教而歸即修謝敬付諸葛遞矣蒙此賜書無見領之語豈不及達耶第伏審道體履端增健區區瞻仰無任下誠夔夔存敬畏之誠坦坦無顧慮之私

此古人處憂患之道也紙末所教無亦或涉於安排耶火色日熾國事未知將到何地而天心尚未有悔耶每得新報輒令人終夜繞壁也適於此時忽蒙召命新服荐恩不容不一陳屏蟄私情而今日之事亦無獨道之理謹引丙午湖西疏事及不赴 國哀一節具疏自劾惶隕倍常奈何 乙卯

頃於回僂伏承手書賜復多少示諭不減面奉聲咳至於別紙所教尤出至意拜受感戢不知所言先人平生懇懇於諸先生門下者常恐因此不肖昏謬有所掩晦而不白下教之意今至於此其在不肖雖不

敢當而幽明情義則庶可無憾於後世矣區區感結之私難以盡喻也比來春寒靜體起居對時崇愆尤翁想已踰嶺到配所矣金化以後未聞安否僭北長吁而已奈何門下所遭輕重雖殊其所醜詬殆不忍見第未知天意竟如何也近又未聞消息尤翁畱書有時論將頓進之語未知前頭將究竟於何地耶到此地頭只得恃彼蒼蒼者耳亦復奈何賤疾未有開蟄之期思欲一進承誨破此幽鬱而未由動著從此杜門人事絕矣無可言者 乙卯

拯之妄錯不可追訟孝不篤於吾親誠不積於師

門竟至貽笑當時得罪後世中間行言至今未已此拯之撫躬自悼思欲杜門待盡者也千萬不敢遽陳唯俟早晚一者承教有以披露此心耳惟是師門遠隔一爨末由抱茲耿耿而已

昨得蒙甥等書伏審己以去十九日抵彼炎潦跋涉之餘素履無恙區區瞻慰豈任遠誠伊時朴友台老得進拜於日新之途旅歸道行色頗詳迨以爲黯然第朴友頗言彼中風土不甚惡猶是西路之善地未知果如所聞否時論洶洶愈出愈新皆謂不極則不止而邇來旬日更無所聞豈我天日之明或有所俯

燭其罔耶公私所祝只此而已拯昨送從兄入地歸而憊頓若不可振橫流之禍無所不及而獨此倖免息偃斃廬豈二豎者甚此而故相來困而不去耶惟日憤憤無足道者矣仄聞告訐之門既啓鄉曲蚩蚩之徒無非與人立敵者而令胤主簿最被人口舌將來之厄亦不可知自修無辨真古人處謫之道况當此時節恐懼修省尤當十倍於平日者耶既往雖不可追而善後之圖不可以不加之意竊想還書告戒之辭尤當切切於斯也憑禱修候有懷僭及此外縷縷書何可盡

乙卯

山川悠邈，倭信稀闊，區區紙面之候，亦不得以時。但有瞻戀之誠，憧憧於日夕而已。忽承八月十八日手書，不覺驚起疾讀，恍如奉對顏範也。仍伏審秋冷旅牀起居，以時保重，尤不勝慰幸之至。日月逾邁，國練奄過，竊想離騷之中，倍切蒼梧之思。况復時虞邊警，若無津涯戀。君憂國之誠，必不但楚客之悲秋而已。書末永訣之語，辭意悽黯，豈亦有感於此而發耶？三復以還，爲之佇立而長吁也。搔杜門苟免，唯與病伍，長髻去此僅七八日程，而亦未由致身。况西塞之杳然者乎。索居終日，志氣俱頹，回思曠昔師友追

隨之樂，惘惘如隔世事，安得不永慨也。未知何時一

承誨晤豁，此曾抱耶。

乙卯

三陽獻歲，遠惟對時，素位履端，萬祉蓬山，則消息相續，得以頻聞起居，而獨西塞邈爾，有同絕域，馳慕之誠，何時可弛。竊想新季，倏晦翁致仕之歲，庶幾雷雨時需，杖履無恙，使舊鄉下邑復見野服之故事，豈非吾黨之至望也。瞻祝之餘，繼以慨然，不能己己。昨晚忽聞春翁門人上章訴寃，而聖批愈嚴，至於悉用前後臺啓中語，云驚駭震悚，不知更有何事也。變異荐降中外，聳懼到此地頭，只得仰恃蒼蒼者而已。奈

何拯抱病添齒杜門苟免和叔所謂在家安置者亦非虛語也生意索然萬事星離疇昔從容但付夢想中宵不寐不勝百感之交集也憑僂馬池遠伸起居

丙辰

夏間下書獲拜於秋末所謂如得隔世音耗者非指此耶且伏審安土素行體力康健區區瞻慰此外何喻三復辭意繼之以感慨殆不能自勝也書出後又閱累朔矣剝盡為坤冰寒已至竊想邊山已有積雪伏惟對時崇懋靜養益固下誠憧憧何時己已拯抱疾成痼長蟄如蟲離索衰颯志氣俱墜向來師友游

從之樂杳然難續其兀兀窮年無復進步之望可知矣中宵撫念誰與告語前書所教傳聞云云未知指禮說一款事耶昨奉令姪進士略有說話想己仰布矣無由得陪函丈之合席說破多少咄咄奈何遠書何能盡此區區只祝加護起居以需 需恩 丙辰

賢咸二上舍來訪袖致九月廿二日手賜書仍得細叩向來起居之詳其為傾慰何可勝喻第賢咸來時已有積雪云想今苦寒何異紇干山頭雖復安之若命不加欣戚於其間而七袞異鄉又經再冬居處凡百實有不堪其苦者每一念至不覺憂慨之交集也

春翁遷厝定在今旬八而旌娶諸具皆從士禮身後凡百何損於逝者而平生愛君之衷未蒙天日之照令人隱痛千萬遠書何能盡下懷唯祝加護杖屨以慰瞻仰小甥輩相從學書才質不在人後未知將來幾箇成就也

丙辰

昨於意外伏承人日所賜手書伏審起居之節漸不如前七麥之季塞外旅榻已四歲矣心雖亨而身則坎矣榮衛之愆傷安得不然也區區夢想誠不能自已也比來風氣向暄伏惟對時萬祉彌切瞻慕之至令孫輩相託之教極知不鄙之盛意不勝感媿第內

顧空陋殊無可以及人者將何以仰副勤懇之意耶搔夜慘之懷尚不自定日與病弟相對憾嗟豈大家方行此一箇運氣而病蟄窮谷猶以優逸自致禍生慮表纏此苦痛耶兄弟各有二兒而此子最可望區區津擬於暮境者甚多而遽爾殞喪不但骨肉死別之痛而已相望杳然無由一候於寂寞之濱豁此多少積抱千萬加護杖屨以慰遠誠

戊午

仄聞近地章甫多有出入門牆者未知有將來可望者否近來彌覺不務實爲學者之大患須先有真實根本而後可以充闡得去隨其高下而有所成就未

知如何 己未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九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

書

上鄭抱翁 養

吾黨不幸令胤賢友竟夭其生承計長慟不能已已常謂此人必不止此雖聞病甚危猶不以此為慮命矣命矣夫復何喻想其炯然神識齋志就木令人不堪痛惜涕下也伏惟衰白之境遭此慘毒慈天至情何以自忍日月已經旬日想已蓋棺視肆行謀窳穿之事矣逝者已矣唯乞寬抑理遣強餐加愛以慰區區之誠千萬泣禱拯等人事跽蟄末由趨慰於服次

且拯於亾友最荷相愛之深而病未能執手以訣歿

庚子七月六日

未能撫棺以慟慙負幽明只增悲係
意外越僂中伏承千里賜書伏審今歲旱澇撫字有
相體履清福感與慰并瞻幸無已至於小小所苦自
是暮境常事惟乞務加完養享用晚節此實區區之
祝也膝下遺孤何如是多病耶使人憐念不能己已
但病不能殺人况此一塊理應壽長亦願抱哺之外
早施教督以端蒙養以基聖功幸甚拯僅係親傍而
舍弟宿疾三歲益痼今夏則幾不可支以此長在憂
煎之中重以兒少數箇迭遭癘虐竟見女兒之下殤

此間禍厄何以形喻緣此汨汨無况都拋身心區區
佔畢之業亦未免束閣時月荏苒甚可憂懼自憐奈

何餘縷紙促只此不備

癸卯八月十五日

瞻慕之際伏承下書傳自越中披豁遠懷不任卑誠
第書出恰己一月比來老暑不審節宣起居又何如
區區笨切傾仰也分外之官過限自遞伏蒙垂念為
增惶媿襄野及沃盆兩事為我老丈勞費心力不少
此則遠坐一方為不耕穫不畱畬之計雖荷知仲之
盛誼不亦己泰乎拯昨歲不能南至太白今因此會
必欲一行而家親以拯之羸劣善病過念致疾越趨

未決今得幸教誠獲我心矣第病冗爲拘迄未赴哭
亾姑喪次故今旬二陪鴻山叔父行向洛仍過秋夕
墓祀於交河欲自彼轉入越中則身到沃原似在八
晦九初間矣多少都在面奉餘祝加護清福甲辰七月六日
去廿五入城裏流聞從者有此行行過全義縣衙爲
詞動止則云或已回轅矣不勝悵然而返即承下書
於意外奉審執御果南極恨不得少淹也今則末由
強疾追攀一承德誨夙計區區而值此好俊失於造
次瞻望行塵浩歎奈何新兆有定寶神奉佑第恐啓
遷於七十年之後事實重大雖安厝之孝心不可窮

已而或有狼狽難以追悔伏望更加十思熟講而決
之如何此事豈當敢僭論者而鄙誠耿耿不得不纍
更切惶悚之至襄野沃盆二事家親想已說破矣一
并捨去雖若有負於盛義以安分守約思患戒得之
道相處豈亦非惠也耶餘只祝薄寒行李萬安九月十日
自鎮回轅之後音信便阻雪關連天瞻戀正深意外
伴至伏承手賜書憑審窮陰對時崇慈鞍馬之餘起
居保重傾倒慰感不任區區第先墓遷奉期在開春
至計已決不敢更容他喙而倘地中事或有不可言
者不識何以處之爲之過慮實不能自己也下教朱

子大全果有劄疑之意而當初不曾別書於冊只就
大全原冊紙頭略略記取而已茲未有以仰副媿歎
歲且除矣惟祝加護杖屨以迓三陽之慶至月二
十七日
連奉手書伏審祖禰兩轉已就新兆竊想孝思罔極
親見舊柩號慕如新不以緬禮而情殺也且承水氣
及祗不覺驚悚克定大計於七十載之後去凶即吉
永安體魄此實吾丈誠孝之至感徹幽明也從前妄
獻過慮幾陷大罪追惟媿慄歎服采淡拯義當趨執
引緋之役少伸古人所謂九原之思兼拜牀下以抒
積阻之懷親濟未已賤疾亦苦末由自盡於人事瞻

望痛恨奈何所祝勉自愛護以慰吾黨之望

乙巳三
月六日

雪中閉戶正爾龜縮千里俾來手書忽墜驚慰之忱
何可盡喻間者竊聞關外大侵道殣相望賑活之責
憂在字收遙想吾丈撫响焦勞必倍他人實非老病
精力之所能堪為之耿耿瞻慮今承欲歸未得強疾
為政於人雖有所濟約食憊心豈是少憂令人懸切
益不自己譜板刊誤更無所欠斯文幸甚矣第恐以
此重費神觀也令孫消息不覺悲喜吾丈與吾友不
食之報其在斯乎顧此病蟄人事不能自振未得一
走以見每不堪其蘭玉之容黯黯於夢寐耳拯等親

明齋遺稿卷十
傍粗安仲父來歸團歡之樂方以爲至幸而慶弔相
隨好况都盡咄咄奈何推病尚痼拯又不健相守窮
廬季邁學退夙夜惕懼病有不暇憂者歲窮寒沍只
冀加餐保愛以副百里之望

丙午十二月二十二日

與晚庵李相國

尚真

伏承手賜札伏審夜來台體起居萬祉不任瞻慰之
至昨蒙和韻已是分外而又此投寄且引以奉酬不
謂強屈威尊俯就之至此誠深恐忤不知所喻抑因
而竊想端居淡念無以抒娛姑托此以遣漫興耳爲
之三復增歎第長者再有命禮不容無報而昨吾道

之諭今春風詠歸之教褒借大過有不敢冒承者以
此不敢仰贖只以他拙句書上以爲本色只是如此
云耳未知可蒙一莞否薄晚傻忙不備

己未二月十八日

伏承下書伏審春和台候萬祉感慰無任拯伏蒙台
庇僅保病陋而家禍亦慘堂姪殷教遽致天折憐惜
不可喻此即參判叔父之長孫也纔娶未有子雖有
其弟尚幼成立難期恐至於絕世其爲痛迫不但天
者之可悲而已奈何李生玄齡昨果來棲鄰寺留十
許日而還其資才開明而多質無蓄縮之氣如晷三
百註皆出於自得而無滯礙大抵不必不如所聞矣

糧盡不能留勸其依朱子論學者自用工夫一段讀
一書畢劄記疑難以相講庶交有益於彼此也來書
及所饋謹當留以致之耳餘外縷縷不備庚申三月三日
自蒙枉駕山間倏已歲適遯聞 明命進位句軸公
私攢慶不容名言一奉咫尺之書少露瞻誦之忱者
下誠耿耿豈敢有怠而惟是分外誤 恩一味惶縮
實不敢旋旋於人事非但苟避形迹之嫌而已乃蒙
俯就勤施特加倦顧之意拜領銜戢不知所以仰報
也徂夏迄冬中間事變多少况今警異疊臻憂虞溢
目鼎足之地百責所萃竊想為上為下進思退思訃

謨遠猷不遑暇逸豈可與琴岡閒卧之時同日道哉
三復來教為之悵然然既以君實無黨之心自仗諸
葛盡瘁之義惟當竭吾誠力以身報國而已不敢以
急流故事仰獻於門下也區區賤臣之微衷既已悉
籲於天日之下非敢一毫外飾以重矯誕之罪下教
一望清光之語不覺感動而隕涕也苟有一段螻蟻
之性豈無是心只以一番呈身不足以仰答 隆恩
而祇貽明廷之羞故雖知良限熏心之厲而不敢為
頭出頭沒之計如門下知憐有素倘蒙將此實狀特
為道地俾得以速蒙揀斥獲免於逋慢違傲之誅則

其爲恩輕重有不暇言而亦門下陶甄庶物之一事也猥被垂念未免縷恩僭越忘分悚仄無已三十二日伏承旬下賜書伏審新秋勻體起居神相萬祉不勝感慰之至拯向者江外之行出於迫不得已進不得應命退不能守分畢竟添竊異數添負罪戾而歸至今追思猶有餘惕伏聞其時委遣胤侍垂問虛枉於寓所追切感戰無以容喻賤臣心迹一番暴露庶幾聖慈之有以下諒而分外特恩又復例加終始蟄縮而陞躋至此古所未有也震恐罔措日夜憂懼而已書末憂時之意不勝三復感慨惟我聖主

至誠招賢委任宰輔宵旰圖治誠爲不世之盛際而世道之潰裂一至於此鄙屋之下亦不堪通昔不寐之憂况於廊廟之上乎竊想燕居淡念不以吾身之將退而少弛其愛君之誠庶幾忠忱上格終有回天之力而大慰士林之心也然此實時運所關奈何蒙荷眷顧有此俯教內省賤分不敢盡意惟祝爲國爲時加護鼎茵以副中外之望癸亥七月二十七日區區更有小稟今此草定初不敢久違尊命今亦不敢不呈納以備裁擇而僭猥拙陋終恐不堪於用若一賜覽卽不待鄙懇而可以垂悉也古人如瀧岡阡

明齋遺稿 卷十
表不嫌於孝子之自述若加商量即以家狀文字入刻其於傳示久遠豈不益有光也耶蒙荷辱眷持出尋常不敢自外敢布心腹伏乞鑑諒墓表竊見朱子大全惟二篇有銘外皆無銘後世文字皆然且銘辭尤非陋拙之語所能髣髴故依他例不敢著意矣今又不敢違教敢綴數句於末以備去取十月十日
下教以一時唇舌爲言不勝悚仄之至第既不敢辭避當此述作則當用一世公議有不容苟焉者故區區病蟄賤分猶不敢自恤指目乃門下反以爲嫌耶必不得已若以終始不失望於人亦難矣十字代之

則或不淺輕似勝於前而語涉抑揚尤似僭妄實不知所以仰喻也伏乞下諒而去取之十一月十四日

伏承勻下賜書伏審新春勻體起居對時萬祉瞻言慶慰不任賤誠溝壑人事不敢以候問常禮仰瀆而伏蒙盛德每受辱存媿懼之私恆切于中况此誨諭矜念之篤戒勉之勤至意藹然溢於言外三復感激銘篆心曲不知何以仰報半世虛名誤了無限恩數畢竟以屏蟄微分爲世道之一大累以貽害於國家其爲憂惶迫蹙實不但不肖之故而羞辱亾親爲私心之自痛而已奈何憑遞修敬不敢盡下懷千萬

伏祝爲國加護以副中外之望

乙丑二月十日

伏承勻下賜書伏審比來寒沍勻體起居神相萬安
區區瞻慰無任下誠拯伏蒙勻下庇僅保餘喘而罪
戾微分尚爲一累於世道私心惶慄常若無措躬之
所重勤勻念有此俯諭益不勝悚仄之至仰德微忱
何嘗少弛於窮谷而一自貽玷門下之後不敢爲更
通賤名之計矣忽承下存又若添罪殆不知所以仰
謝也千萬不敢縷瀆

戊辰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家不幸 坤儀變易位在承弼理宜共戚自夫從
者之出關中外瞻聆莫不仰爲 聖朝歎息而俯爲

門下賀然大臣體國之誠豈但苟塞衆望而已哉伏
讀盛劄直欲無生之語雖在窮谷之中實不勝三復
而流涕也又不意凶變尊閣夫人奄忽違世承計驚
愕不能已已伏惟伉儷義重存沒分睽悲悼沉痛尤
何堪勝向者暑熱甚酷伏不審嚴程行役之餘勻體
起居何如伏乞淡自寬抑素行憂患以慰遠邇之望
拯衰病纏身世變驚心自遭朴甥之喪心神益以忽
忽久而不能自定呻吟幽憂與死爲隣無由一拜座
下公私慰訴憂想黯結不任遠誠懷川竟亦不免路
被 後命舊義所在不覺慘然情義之不終莫非不

肖無狀之致而其所語及於亾親者實多有不忍見者以故終不敢為一哭之計撫念平昔只自愴疚知門下矜念有素敢此附及

己巳六月七日

與權同知

順昌

仲夏已熱伏惟尊體起居神相萬祉區區瞻慕不任遠誠前季伏承下復書當時曲折伏蒙開示之詳感激哀隕何以盡喻即擬更以一書替伸下忱而外間紛紜愈往愈甚一味縮蟄人事廢絕以此越趨遷延迄未遂誠尋常罪歎耿耿如結伏想尊丈亦有以下諒矣近者又以拯之頃季與友人往復一書謂有排

斥尊堂伯先丈及金公之意嗚呼豈料人言之至於此極耶夫二公之事先人之平生所誦義者至於上達宸聽者亦非一再則不肖雖極無狀安敢有一毫非議之心哉不肖本意只妄以先人為無必死之道故以為二公則得死所以遂其志不然則其義亦或與先人無異云爾此不過以為死固成仁而生亦非害於義而已何嘗敢以先人之生而非議二公之死哉不肖無狀若一毫有此心於方寸則身死之日亦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唯其遺辭之際不思審慎并及仙源自焚之事而簡率乃爾非但使人被之以

情外之罪而無辭以白此本心也即幽明誦慕之地
文字語句之不能敬謹乃至於此先人平日每以不
肖文辭之不婉而欠詳常加訓責到今益驗其為大
罪此則不肖近來日夜自刻而無所逮及者也區區
屏蟄之分已以杜門念咎待盡無言為自靖之義何
敢有向人分踈之計哉惟於吾尊丈事同一家不可
不一爨此衷故敢此縷縷而賢從姪令兄前則猶懼
煩不敢奉狀伏乞垂察情迫辭蹙千萬不備只祝加
護几杖對時康寧以副瞻仰

乙丑五月

附權同知答書

來示謹悉茲事曲折雖未承勤教豈不知高明之
見萬萬不近於外間紛紜之說也死固成仁生亦
非害於義之教誠是不易之論雖如僕鄙樸亦能
知其如此台豈有一毫非議之心哉可謂質諸神
明而無媿台之引咎何至於斯耶僕於少時猥與
先執事交遊兩家情義雖同一家至於公是非之
地何敢阿好於垂死之年乎世事悠悠輾轉以至
於疵謫先執事之事顧念平日親知盡為零落誰
可與相慰而吐此慨然之懷也耶凡此所言非僕
庸駑所敢干預者而當時之事照人耳目今日之

斥實出意外茲不得不一爲左右言之庶不至於
幽明之負耳然士論不出常情之外公議不待百
年而定何暇僕一二談哉來札卽示從姪其意與
僕亦豈有異同也耶

答韓禮山

如海

病伏窮谷人事殆絕區區竿牘之禮亦未自振時因
族子輩及令姪二賢之往來輒奉詢杖屨動止以慰
瞻慕之誠而已不料今者特賜問札所以眷顧之意
不啻鄭重而先人遺墨蒙此收拾寄還平日篤厚之
誼存沒感傷之情溢於言辭之表伏讀三復不勝感

泣之至孤露餘喘苟延至今先人儕友間惟我執事
在世耳其欲一覲顏範躬承德音此心憧憧何日可
忘旣以衰螻重阻山川無由一致身於座下瞻望黯
結奈何奈何叔父簡札謹當并與下教傳示從弟耳
紙末所教向來之事貽辱亾親貽累世道莫非不肖
之罪尚何言哉重蒙慨念有此提諭感隕之極不知
所以仰喻也私家不幸纔遭室人之喪悲撓數日憊
憤俱劇千萬不能盡下懷惟伏祝靜養寧康對時萬
祉以慰區區遠誠李文城主伏想聯牀昆仲並享大
耄世所罕觀遙切瞻慶何能己已

庚午
四月

與崔執義 攸之

昨蒙合胤以命來訪俯致存訊不勝哀感之至仍伏
審邇來尊體起居對時清和竊想江潭靜散隨處杖
履蓋無異安樂之行窩區區瞻慰尤不自己寵示太
極人心之圖有以仰窺閒中潛玩之資有如此者荒
迷蒙陋惟不足以當此盛寄是懼至於商訂之教益
服若虛之大德也理氣離合之妙人物偏正之殊體
用善惡之分性復同歸之實萃於一幅瞭然咸備誠
學者之標的與前日所著爐火之說表裏鑽研累日
未見罅隙何敢強摘同異僭有容喙倘罪喘獲延哀

迷稍間而反復之久或有會疑處則敢不請益以卒
承明誨也耶拯頑冥忍痛再晷奄迫叩心號隕更無
逮及日夜罔極而已凶疚人事既無由自近門屏又
乏僮指未能替申此誠塊伏之中但切懸仰 辛亥四月二日
歲暮江潭伏惟靜養起居對時崇慈區區瞻仰不任
下誠侍生強疾行役去月始歸閉戶龜縮吟病度日
無由一候高寓穩承清誨此豈平昔慕義之誠哉只
自憐歎而已昨自叔父所遞示一篇盛製書末又有
辱寄之教圭復之餘為增感媿仍竊仰窺觀玩自樂
之中未嘗弛其體健之功令人欽歎不但詞理之富

日齋通和卷十
美而已歲翻當一進姑憑遞優敢申起居只祝素履
加護以迓陽泰之休十一月十六日

與朴和順

成阜

再獲陪晤俱欠從頌既退采切瞻仰高軒清謐歛艷
難到杖几相對世紛不及恨此失計西遷塊壘窮谷
無由一致身於座邊以慰孤懷也先狀文字謹復詳
閱竊謂德業之著見者雖非一端而若撮而論之則
在漢書合入於循良之傳以此區區僭見要以此爲
主而吾尼又是最爲蒙澤之地故首以爲言而銘以
申之且皆實迹實效不敢沒略辭雖似繁在我尼民

之義當然也今以下教之故反復三四而終不覺其
多不免只就其中去其若干冗字而呈上未知尊意
以爲如何惟是筆力拙陋終不堪傳後更看益增汗
懼不知所以容諭也己未六月十八日

與金都事

植

昨因人伏聞達田有以門下鼓作士論頗相傳說云
此事恐貽累門下不少不勝驚慮之至此事無論義
理只以利害言之終不如靜之爲得况此先聲之出
尤非小患伏慮之私夜不能寐既有所聞不敢不仰
達伏乞下諒幸甚乙丑

明齋遺稿 卷二
經營一進而秋僮多冗未免忙辭而退下情不勝回
悵即伏承委伴下書伏審夜來氣體萬祉伏不勝慰
感之至姪久蟄之餘僅得一動而歸來困憊殊甚衰
劣筋力只堪憐悶昨伏見於諸人來處問基問材煩
費已多心竊恐懼不但罪蟄微分或不無添戾之端
抑恐貽累於執事伏乞即賜寢罷勿令流傳之煩廣
如何昨路中言此意於朴友想早晚歸達矣至於別
爲書堂之教人亦知其終爲姪地則在姪有類於掩
耳偷鈴而於暮境頤養之道亦不可虛爲費力之事
亦乞快決棄之幸甚姪計已不能動著故不敢不畢

達下諒千萬

丁卯九月十四日

令孫以下書至伏審秋熱氣體神相萬祉區區感慰
不任下誠下教之意諄諄至此敢不服膺常謂人之
爲學無他玄妙只是讀書飭躬從事勤謹不求速效
循序漸進末梢自有所就若其大小高下則在其人
耳然下教所謂好善二字實是本領以此相勉庶乎
得相長之益矣第自顧衰頹拙陋無以振拔其志氣
此却可媿耳

八月十七日

與朴元老

世者

台老

世者

竹林里名改以聚星甚佳其餘所擬皆不及此門名

由道亦最好以此刻之如何向陽亦好而門實西出且不如由道之義大也入德入道則他院多有之恐不必因襲也

丁巳二月二十五日

和叔書見責以分義甚切誠不勝悚恐自知才必不堪而有一番呈身為報主之計者鄙意則此於分義反為不敢矣未知老兄之意如何乞示破可否 召命或不久又下恐懼采增而和叔之意前則相勉而已今則直據義峻責使人手足無措悶悶

癸亥寒食前日

與朴參知

世堅

叔兄氣質之厚俊拔之才實不謂至此而止也如今

已矣復何言哉竊念有志有才不克成就而中道夭歿泯泯同歸此非獨兄弟之所淡悲而朋友之所淡悼也抑亦并世君子之所共淡惜者也誠能掇拾平日之言行略成狀誄之成書以斬并世君子之一言以垂于後世使斯人不全泯滅於世則死者有傳生者無憾此誠朋友之至願而兄弟之任也茲敢不顧愚陋猥此仰稟庶幾贊左右友于之義耳拯也去歲喪再從弟拭今又遭此靜念平素肝膽痛裂無聊悶絕詩以抒志庶以少洩滿腔之悲懷耳並此錄去一覽還擲如何

辛卯

東村戚丈之歸付惠手札承拜雖晚披慰實多即此秋霜不審仕履起居何如區區瞻僮每切馳仰拯春間被仲父委招使從山海之遊遂得以一登楓嶽東臨大海北自叢石南至竹西仍爲暑雨所阻過夏於越中昨又乘船順流歷揆北壁龜島直至寒碧樓下捨舟西歸凡所遊歷皆向來從者之周旋處也每到佳處未嘗不奉懷高風而追恨其不少留以作我主人也適憑褫布謝千萬只此惟新涼加愛以副懸情

壬寅八月五日

與任林川 畫

審有捲還京口之計云不覺缺悵又念胤郎文學未就而氣血不充在此雖媿相長之益而唯冀朝夕切磋庶不負當初委託之義且往來便近庶免道路觸冒之患矣今若果決捲還之計則相聚源源既不可與向來同而往來之間動費日月此慮殊不淺淺第此少壯時節實易蹉過今後十年若復悠泛則無可望矣伏幸特留念焉如何今科得失不足掛意正好三餘讀得一書而見其病色猶在難於刻苦此中寒淡依舊無以滋補是最可悶也

令胤欲歸不能留第堅坐讀書甚不易得此時正好

勤業而往來廢日可惜此後則乞命久留如何此非
為渠輩室家之願如此專靜之日實亦未易而優游
出入後生之大患也未知以為如何

答韓汝翼

聖翼

仄聞欲西入延衙隨處團欒寶暮景之一樂也其於
獨歸窮鄉常抱離憂豈不相萬耶又為之瞻徼無已
拯衰陋日甚呻吟苟免徒增歲暮之感而已書生活
計唯在黃卷而眼暗艱於繙閱其他又何說也只堪
憐歎書中所戒廢書札守靜默實出於愛我之至意
三復銘佩不勝感戢自初至今非不欲如此而親友

間有所問及不能不卑白以致翻傳於頰舌且意有
所不平未免發之於口既作於心發於口而欲人不
聞者無是理也此誠學無定力之一驗也從今當益
加兢慎以無忘老兄之心誨也

乙丑十二月
十一日

與宋希張

光祚

昨青衿齋任季生文熙來言民亦當入於追錄云前
蒙面命欲陳鄙懷而意謂必見垂諒未敢先發矣今
不得不一布以俟指教當初青衿之修錄也民之兄
弟皆入而民獨不參者初非有不屑校籍之意也亦
非有圖免儒役之計也只以鄉校事體與書院不同

日齋遺稿卷十
一入其中動與公家從事如民之屏迹潛伏不敢自
列於平人者誠不宜隨行於眾趨之地故己不願入
而人亦不强矣茲者官家首整儒案而特舉民名有
若摘出落漏之為則始乃瞿然淡恨前此不能預講
於師友之間而苟然自同於閒遊之流使受知如執
事者尚亦不知其心之所存此實不敏之罪也今民
之處此有二義焉其一則曰民之於國各有所屬士
農工賈莫不有職為士於此土者不可不屬於其鄉
之校既屬之後赴舉與不赴舉則各任其志而凡生
徒例禮如參祭祇迎等事則不可辭也此則執事今

日之所執而古所謂召役往役之義也其二則曰國
家之制內而館學外而鄉校其體一也藏修息游於
其中者莫不以進為世用為志故國家之待之者亦
以此館學則有計點陞補之舉鄉校則有科舉錄名
之規今籍名於校而無士之職則既非學校錄士之
意也為農於野而籍名於校則又非凡民守分之義
也如拯則名為士而其實農也此則從前鄙意之所程而古所謂
非招不往之義也曾於遜院請額之疏多士皆列名
而民獨以私義之不敢具稟於九庵草廬二丈而不
與焉此亦可見民之素心矣伏望以此兩款更加商

量若以後一說爲然則當蒙汰去若以前一說爲是則民亦不敢自是謹當不避僭猥奉稟於諸先生之前以爲奉以周旋之地庶幾有所持循而終免於悔吝耳千萬開誨以破固陋幸甚

與權次仁

惟

踰五望六頭顱可知應舉覓官欲何爲乎今日之事此中之得失則固有之矣至於陰陽白黑之大判則不可誣也獨行素履不失其正不亦可乎而捨龜采頤褰裳涉波愚不知其爲智也昨者令姪之歸意兄必不赴官故不作書矣及承念後登程之示則不覺

憮然失圖也固知愚言之不概於兄心而誠惜兄之果於自棄不免委佯相告遷延謝病未爲無說雖已決計幸入三思若不相信則願泯之勿使人知古人有止人之仕而被禍者兄可淡諒也

乙卯

與尹仲麟

趾善

伏惟清和勻體起居神相萬社區區瞻仰不任下誠拯眩病比加房戶之間往往暈仆精神茫昧日以益淡自知難久於世而分外 恩命一向荐疊近侍絡繹 聖諭隆重此豈糞土賤臣所敢堪當惶恐戰灼日夜祈死而已竊念拯以蠅蟻微物分死溝壑而虛

名輾轉到此地頭其爲僥冒古今之所未有也而自
朝廷言之虛加官爵於不試之臣 隆恩異數靡有
限量亦古今之所未有也假使拯貪冒榮寵怵迫分
義不免於牽拽一出不量僬僬之力強負千鈞之重
覆跌狼狽一握爲笑則未知於朝廷爲光華耶爲羞
辱耶於世道爲有益耶爲貽累耶何如許其自知之
明白量之審因其辭而退之以禮俾 聖朝徵召之
下猶得一介守分知恥之士不猶愈於彼耶今拯己
自畫以終不敢應 命矣一向撕捱坐拒朝命盜竊
恩寵無所不至涯分濫溢人鬼共疾畢竟陷於刑辟

罹於禍殃而後己情勢可謂窮極矣夫天地之生成
萬物也洪纖高下各賦其形聖人之成就學者也成
德達才各因其人固未嘗槩之以一律也况先王之
待臣設致仕之大限漢高之求賢令癯病者勿遣程
子易傳發高尚之四等溫公通鑑論道德清修之二
科而栗翁於聖學輯要用賢之章分言其處之義
不翅分明矣儻執事於都俞之際爲明此等古義而
於賤臣之事若以爲渠之私義自少以屏伏沒齒爲
分 兩朝除召一未應 命今季已七十矣安有一
毫當世之念朝廷不必強迫以爵名使之涵濡大化

得遂其志以畢其餘日亦 聖朝待士之一義也云爾則 聖主豈不釋然於斯耶在朝廷姑無虛假瘵曠之弊在世道或警夸毗躁競之風而在拯之賤分則庶以得其分願安意以待盡矣此固王政使民各得其所之一端而執事陶鎔之化拯實偏蒙矣其爲知遇之感何可量也前後疏籲竭瀝腔血而螻蟻微忱無以上格於皇穹憂惶悶迫不知所出敢復控訴於秉勻之地亦以爲執事知我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今之議者或以爲宰相當以招賢爲務不可苟徇其私情也此言似矣而用之於拯則不可所謂賢者

有當招來者有當許退者若一切以羅致爲主則程子溫公粟谷之論何以如許耶許退者非徇其私情也乃物各付物之公議也此非拯之私言乃道理之當然也議者又以拯謂當一來謝 恩陳情而退云此亦不然世安有一番呈身之出處而朝廷之誤加恩禮至於此極者豈在於一見其面目耶於公於私實無其義而相親之間亦或有爲此言者良可悶也千萬病昏支煩不能盡布衷曲伏惟勻慈鑑諒

丁丑
閏三
月二十
七日

與朴季肯

世堂

大奴至憑審邇來服履萬重胤哀無恙襄事有定爲之慰幸無任遠誠北關之行聞在開初想無進退耶劉元城過嶺一誓可爲後人之法古人瘴烟幾年面如紅玉唯在不致傷於內則外疹不能侵千萬自愛保重以慰區區奉念之切不覺冒效愚悃想有以俯諒之耶前聞李學士端夏往彼時北儒有爲先師市南及樂靜趙公俎豆之舉未知事已就緒否也澄清之暇望留盛意此却非細事想高明之見不待鄙言也千萬更祝加護動忍增益以需時用

丙午八月二十日

區區書札之還往或謂不如相忘之爲省事而忽承

手墨不覺心眼之俱開則信乎古人有千里面目之喻而不可少也仍審邇來素履無恙尤用慰幸輔甥庠選在渠未足爲夥而其慰悅我老姊則大矣誌文恨識昧辭陋無能少闡幽光而承示縷縷使人媿悚唯是輔甥追遠之篤真可謂有後矣每得渠書輒增感歎也願加策勵使之展拓地步以充其量以繼前人之志是所祝也拯等不能赴前冬大葬從此人事益以廢絕矣時事一變禍遍師友杜門吟病顛毛盡改窮索情況無可言者從兒童穉相長孤露相依一卧旬日奄作今古摧痛之私久而愈酷至性馴行

韜光守拙人既少知天又嗇季命矣悲夫垂慰甚勤
幽明哀感千萬紙促阻抱難展惟慎暑加愛勉思增
益以副人望

乙卯五月二十日

離索膠慄之中得輔甥遠來相守五日而別聚散欣
悵難以具言仍審閒居氣味一向清適令人瞻慰第
時事至此憂危滿目想近臣體國之心不以在野而
少弛也耿耿奈何輔甥見識趣操非兒曹之比心羨
老兄階庭之間有此益友也日與涵暢而刮磨之當
見敦學相長老少俱進為之欽歎千萬何盡惟加護

歲寒慰此區區

八月

惠札珍重况二絕意致清遠尤堪諷詠敢不拜戢良
規第務實偏則亦做病不可困於所長落於一邊也
臨行恩卒未及和呈當演此義更請教焉未知高明
以為如何因事濡滯歸意甚忙末由轉叩衡門悵黯

奈何

壬戌五月既望

意外伊川俊至得承兄下復謹審悲夜中起居保重
慰幸不可喻竊聞卜得新阡於高居之傍麓而啓期
已迫想惟手足之情幽明之感有不能自遣者重為
之憂想不能已也弟既末由赴哭欲替送兒子而
亦竟不得如意情義闕然慙負難勝昨者分外 恩

命至於史官淹滯多日人微而禮隆實媿而名浮其
為隕穫何以盡喻呻吟遷延竟未出頭從此庶蒙
上下之哀憐或不復有怵迫之事耶唯是世祿之臣
受恩罔極而當此殷憂之日未有報效之路此為
臣子之大罪將死不足以自贖矣慨然自悼奈何和
叔起當世道公私憂喜夜不能寐造朝有日應有契
合設施之盛而末由得聞可鬱俊回眩草只此唯乞
淡自寬抑勉護暮境以慰區區之望癸亥二月二十九日
伏惟新秋令靜體起居對時清福賢胤意外恩謹
想惱倚閭之情和叔一出不能以行道而適使賢胤

為之禍先豈時運所關耶咄咄弟衰劣日甚而誤

恩愈加自量此生報效無術且世道如彼而虛名又

如此日夕憂懼殆不知稅駕之所也奈何七月晦日

國哀奄迫因山臣民普痛何以盡喻初擬及赴郊外
而賤疾沉淹竟不成行分義之誅益無所逃奈何轉
造溪齋款承名理謂有俊會而亦歸虛相望落落之
歎老來轉切也昨歲兒還蒙寄韻語諷味無已即依
韻聚字而慵未寫去今不可記只得休把鷹揚較採
薇一隻想亦心會耶適得南州徐君景翬所示向來
令兄灤河一律辭高意遠儘不可及不翅一日而三

復也徐自有續和雖未嫻於聲病山人高論也自不
惡聊以附呈一笑舍弟欲歷候仍入伊衙省姊千萬
付此行只此

甲子三月二十五日

書札欲來夢寐先感信息甚大者其謂是與承審春
和靜履休暢甲子將周衰相何足歎耶比聞閒居趣
味已成非復昔日之比世間所謂清福兄實專之仍
念兄以津塗軌轍獨保幽貞而僕則病伏微分自納
罟獲愚智相去奚翅千里哉誠誨真切敢不銘佩第
已晚矣恨不能早得而服膺也半生虛名誤了無限
恩數畢竟不免為世道之一大累以貽害於國家其

為罪戾不但垂辱先人私心自痛而已奈何稍俟此
事之出場欲歸省墓仍省老姊而還庶有邂逅一候
之便而未知洵洵者果使人得遂此計耶

乙丑二月十六日

昨於廣灘歸路獨詠非復別離時之句而為之累回
首矣及承手札益以黯然拯辭離墓側情緒依戀再
至州衙又畱一日而去相望漸遠後期難定瞻矯林
泉悵如之何昨適承浩氣之論唯願老而不衰以慰
思仰畱書略謝書不盡意

戊辰正月十日

天乎天乎此何故耶雷霆之下雖木石當糜爛而乃
以血肉之軀得免於當日天寶生之也以此謂天可

恃唯日望蘇回之幸而不料其竟至於此也痛哭痛
哭目前殘酷何忍見之耶嗚呼子之將仕父教之忠
而死於忠又何咎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命之不永
亦復奈何所可痛者以其才學以其抱負不能充其
量究其用而一朝隕之使世人只知爲一諫臣而已
嗚呼此世何處更得正氣堙沒吾道無託痛惜之心
有甚於悲哀也痛哭痛哭奈何奈何老兄老兄願勿
以無幾之餘日枉作無益之悲也禍福之莫之爲者
實是正命古人以爲君子之幸而吾輩後死安知眼
見何等世變而却羨先死者爲快也唯是衰病人事

末由撫柩一慟而一握以慰只自西望號咷而已又
想老姊肝腸已斷將何所賴倚以爲生豈料命道之
奇險一至此極也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自古如此此
何理耶若有一塊嗣續則豈不少慰窮天之痛耶已
矣已矣奈何淚迸曾塞千萬只此己巳五月十日

書成後見傳計書言精神至死不亂天乎天乎殲
我良人雖欲百身何可得也何辜于天冤哉痛哉
已矣奈何

迷奴歸伏承前後手復執書悲哽更何言哉第審令
體起居無恙是用慰幸復官之恩雖於九泉之人

已無所及而其為朝廷補過之端則大矣瞻祝之餘
為增哀傷奈何無後變節固已悲慮今唯當立後而
後可無諸礙欲俟稍長似出於未定之慮恐不必為
拘如何不然則姑從顯辟之稱不為無據而稍近情
理唯在尊意之裁處耳世以再絕是何天道老姊書
愈不忍見人之無命一至於此痛矣痛矣舍弟欲病
間即行姑先憑遞仰復千萬何盡霜候已屆唯乞對
時加護

八月十日

六日

士元題主事既復官則事當改題而稱謂未得其
宜既已出繼則不可以亾子稱之以宗子為主則
當以朴弼思之名稱以從叔父而情理似遠故欲
姑從顯辟之稱者出於不得已也今者立後之事
既有不敢者則以宗子之稱稱之者禮之正也以
顯辟為稱者稍近於情理當擇於斯二者矣如何
抑更思之復官時想必以文告之矣雖未安姑勿
改題以俟他日立後而改之亦或無妨耶令人於
邑蓋士元三年之後兄主神主亦當待士元立後
而後改題勢不得即行矣如此則畱待三季之間
可以立後則立後而同時改題似順矣如何
昨因遞使有仰復者關聽否比來霜冷起居又如何

日月漸積可以忘矣而忽然思痛有如砭骨秋懷
慄益無可聊恨無由致身座下寫此悲苑也八月晦日
孤露餘喘唯老姊是恃秋後迎歸為數季侍奉之計
者方計日耿耿孰謂禍迫如此而莫之覺耶承訃罔
極不知所言每於書中唯願速化以忘無限悲惱今
庶以遂此願矣天乎天乎何至此酷病未及馳省喪
未得即奔漠然遠坐何異路人終天悔痛無所逮及
只自號叩而已伏承手札淚暗不能讀竊想獨當悲
苦百感在中為之愴怳尤不能已親忌在十八日過
此後即當奔赴窆事凡百唯俟奉議而只是無後之

喪立後以奠庶免魂氣之無歸也謹此先稟未知以
為如何攀訴不遠心神昏撓不能一一千萬只祝寬

抑加護以慰遠誠辛未四月六日

論大學格致論語并有人章別紙

朱子曰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
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
得成

此一段可解高明之所疑耶否傳文是逐條發傳
章句是逐章解義故一事各到底說耳豈謂一事
必到底而後方做一事耶今以學者日用言之日

間有面前多少事格致誠正修齊只可隨分著力
安有今日格物而明日誠意之理只是知得不徹
時做得亦不徹知得徹時做得亦徹云耳

病

此者書本局之

井有仁焉云云

若如老兄說則於可逝也一句說不去何也謂人
落井中故往見耳若謂仁在井中則孰有往見者
乎人落井中者可欺之方也仁在井中者罔也非
欺也若聞井中有仁而往見之則雖不陷入而求
之往見己是被罔也惡在其難罔耶

此者書太淺之病

右兩款巨細雖殊而高明之見不能無差則一也
由此而推之則其不可輕於自信也明矣近觀浦
翁文字其用功之篤可謂至矣而至於不免異同
之處輒曰不敢自是己見唯以備一說云云其致
謹又如是而只以逐章說去有若別書之故覽者
以為未安老兄曾見谿谷漫筆論中庸處否若依
此法段段立說要以質疑於先賢而已則不悖於
大一統之義而存留己見以俟知者兩無所妨未
知高明以為如何
向者悲苦病德之中不能一一披覽覽者亦草草

過目今此僭論可謂妄率之甚矣且所效漫筆云云有類於紵臂姑徐之云而誠見老兄用力之勤而其枉費工夫處爲可惜且過於主張而謂古人爲錯會者無論言之得失氣象已不好尤爲可惜故忘其愚陋有此縷縷千萬心諒且卽去之勿令後生輩見之以爲閒爭也所謂以俟知者云者亦不必俟知者於後世高明用功不懈安知不終與先賢合耶然則錄之以自考亦好矣如莊子解橫說豎說儘無妨至於竊格存養等大節目處決不容有異見幸更思之

市南先生有詩書說名以瑣說者只如漫筆之例無本書篇目而只段段錄己見而已故雖不無異同之處而無別作一書之嫌規模却可爲法欲奉效而遞優不可付老兄欲一覽則早晚當仰呈也

西溪答書

指示摠論格致治平之說道理果自如此豈非平日所服膺者但此似出於異時泛說若求之章句則微有與此不同者如補亡章所謂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朝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謂

物格此謂知至者非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而一以貫之者則恐不足以當此義豈格一物而物斯格致一知而知斯至之謂乎且如上所謂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之說又皆必曰理無不到知無不盡此亦殆與隨物用功即功見效之義有異故其所以指明此義者則有曰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爲至耳前後爲說一皆如此獨無可疑者乎大學本謂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今顧爲物格知至之說如此豈不與向所謂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者未免於矛盾耶今據大學誠意正心之說皆指事切物不翅耳提口詔愚婦小兒亦若可知可能則何嘗有如許宏大言語使聽之者瞠然有不可企及之憂耶此愚陋之所甚惑不審老兄於此信以爲然乎若是則愚陋所疑不在傳文而在於章句所謂知徹非衆物之理無不到之謂只言一物而餘可推見也

井有仁一章文義本自淺易不難見也常謂先

儒偶失於此今老兄堅守至此竊不勝懍然此章之指不在於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乎老兄且試掉下仁字勿論只把告之曰井有人一句反覆致詳見此所告本非理之所無而其告之者未覺其輒有相陷之端則即可悟人字之誤而舊文爲正也蓋欲從仁而入井是爲見陷而君子不然故曰不可陷也信仁之在井是爲見罔而君子不然故曰不可罔也今求之於所謂井有人者則終未見其爲陷爲罔聖人何故輒謂不可陷不可罔也只如來諭人落井中故

往見者正見其非陷非罔而若謂仁在井中孰有往見者又明其爲不可陷不可罔也而乃反以此爲見欺之說真所謂弟子之惑滋甚者也蓋夫子所言可逝不可陷以答宰我其從之一句可欺不可罔以答宰我所設井有仁一句意各有所指非如今老兄所云也

上兩段所論皆爲雖蒙指誨之縷縷而愚蔽猶前更申所疑固知終無以少概於老兄篤信之意然各言爾志聖人猶許之幸勿以狂率而不知裁見以爲外學異端比也至輕於自信過自

主張之論非敢然也徒以盡其所疑而不敢有
隱之故言語之間終有不得宛轉處此豈有自
信與自主張而然乎若至辨論之有曰可曰否
此理在於天地之間恐不可廢君臣師友自古
以然老兄爲此區區一微物欲免衆謗則豈不
知感而抑非所以救末俗自塗其心以媚世自
賢甘爲鄉愿之歸之病未知如何

格致存養等誠爲爲學之大節固非末學所敢
輕議但此初不係解說經義而直出先賢所自
立說則在於區區實萬萬不敢輒容一喙今顧

未然經文具在實有不能無疑於一毫者老兄
果謂經雖未達其旨而不妨爲學不須刻意深
求只看傳註爲足以自立於世耶

昨所效兩款說意謂庶可解老兄之所疑而舉此巨
細兩端則餘可推類而更加商量以求契合於先賢
之旨者只在高明之加意焉耳矣今奉來諭依舊纏
繞而不能放下以昧陋之見尚自曉然無疑而高明
者猶有此滯泥不通者何也還可怪也補亡章所謂
因其已知之理即凡天下之物益窮用力等語皆格
致之工夫也老兄所謂格一物而物斯格致一知而

知斯至隨物用功即功見效者在其中矣所謂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即格致之功效也即老兄所謂盡窮天下事物之理而一以貫之者也蓋一物格一知至隨物用功而即功見效者方是著功之事而不可謂物格知至之全體故必極其全體而言之耳豈謂必如此而後方可做誠意工夫耶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吾心之靈莫不有知因吾之知窮物之理云者豈非指事切物耳提口詔新學小兒亦可知可能者乎若其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則即盡心知天地位豈易及之耶只是初

學者必求至此地位故說得十分耳所教朱子總論一段似出於一時泛說與章句未免矛盾云者亦恐未之考也如答一學者書所謂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自然純熟自然光明云者其言提撕收拾整頓則存心修身之謂也體究討論理會則格物致知之謂也乃使之逐日并下工夫則此非老兄所謂隨物用功即功見效者耶如此等語不一而足而已包在補亡章用力二字中耳特補亡章主釋格致一段故不并及於修行耳蓋釋格致則當說到

明齋遺稿卷十一
格致之極處。繹誠意則當說到誠意之極處。如誠意之心廣體胖亦豈新學小兒之可及耶。只是說誠意之極功耳。豈是欲爲宏大之言耶。今若以爲心廣體胖然後可下正心工夫。則不亦誤耶。適教小兒見有一段雖鄙俚。可以取喻者。田單取城中牛之下。備言飾牛之事。至燒其尾而後方鑿城。則豈不可笑耶。言飾牛此文以爲燒尾而後方鑿城。則豈不可笑耶。言飾牛事故說至末梢耳。亦何以異此。老兄試平心一見。則可以渙然矣。至於井有人一章。非敢爲集註而堅守也。只可逝也一句解不得耳。逝者往見之謂也。言井

有人故往見耳。若言井有仁則孰有往見者乎。此章之旨只在於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誠如來教可逝不可陷。答其從之一句。可欺不可罔。答井有仁一句。亦如來教夫人落井中者。可欺之方也。故可被欺而往見也。若以身從陷於井中而救人者。無其理。故不可罔而不從陷也。若謂井中有仁則直是無理之言耳。安有可逝之理哉。若聞井中有仁而往見之。則雖不陷入而求仁。獨不爲被罔乎。然則惡在其難罔也。宰予謂仁者急於救人而不顧其身。故意其從人於井。夫子謂人以人之落井欺之。則驚而往見之者。

明齋遺稿 卷十
以人有落井之理也其被欺固也人以從入於井罔
之則以在井上可以救彼從入無其理也故不被罔
而不從入也其義只如此若謂之仁在井中則可逝
之逝字何以見之耶反覆觀之未得其說幸更詳於
逝字上如何

當時悲憫之中不能一一覽過設令一覽安能於
一覽之頃可以盡人言之意耶不能盡人言之意
而輒欲論說可謂妄率之甚矣然偶思右二條似
若明白易曉而老兄所疑似有太局太淺之病故
不敢不效其愚以冀少助高明慎思明辨修辭立

誠之實業亦以仰謝不鄙開示之盛意而今因高
明之未契又辱賜反復又不得不更申鄙見不覺
支蔓之至此還切媿悚未達經旨者安可謂不妨
自塗其心者安可謂非病只是如此者滔滔耳如
鄙人之爲儒亦其一耳此等却何足道程子有言
荀卿才高故其過大惟此言不可不猛省也未知
老兄以爲如何欲更請取來詳覽而路遠不敢煩
且此淺者近者亦不能遽契則淡者遠者恐益難
率爾也市翁稿一冊依教呈上覽後還擲如何妄
謂兄之所述亦依此規模則自能成書而其言之

是非得失直可上質於先賢而下付於後學庶無大妨矣如何

鑄洞傻意外至伏承令惠札披慰不容喻第審向來體中久愆雖已獲安老境一敗完復實難爲之仰慮無任區區 坤儀復位前古未有日月之喪率土欣仰獨奈九原不可復作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濕衣者真箇古人苦痛語也遠想老兄情緒方切愴然書至此際不覺吞聲奈何奈何弟等省墓私計寒食既不果擬端午又不果衰病日甚一動之不能如意至此只自憐歎未知秋間或可得遂否廣灘比聞其所苦

非輕 寵命之下恐未易起膺也如拯之蒙敘則只增惶恐而已此傻告歸眼暗神昏不能盡意天時向

熱惟乞加意保攝以慰遠誠

甲戌四月二十二日

頃者舍弟獲拜而歸爲言兄氣貌無異往季尚善飯躬履田疇其爲慰仰何以踰此比來暑雨竊想清健一樣否又增馳遡連見鑄洞諺書 贈職賜祭旌門

等 恩典荐降感泣之餘痛惜深淡奈何又聞已立後改題幽明之間庶無遺憾恨此老病無由往拜亡姊之靈以伸悲慰之忱也拯眼昏遇暑尤甚精神從而微茫乍與舍弟分張尤無以自聊殆難遣日也向

來前後罪斥在私分則實得其所而不料復有分外
叨冒惶悶何可言此已不可憂他而於和台又不得
不爲之憂此亦可謂踰分矣因僂仰候千萬何盡惟
乞對時加護以慰遠誠甲戌六月五日
歲前人還伏承手書賜答愆候快安其爲欣慰何以
勝喻孫息季弱無教方以爲懼過蒙賞予尤切私幸
卽此新元伏惟茂膺祉福起居益健區區瞻慶爲倍
常季也拯呻吟度歲月環周復見丁丑之春自痛
人生之至頑而已兒子榮名在渠爲匪分在我爲添
憂若得一薄邑而救飢則足矣而亦何可幾也伏荷

垂念媿戢媿戢

丁丑元月五日

周急之 恩不敢瀆辭終於冒受老病微物奚翅蠹
蟲而虛蒙 賜賚每至於此循墻不得悶恐無地老
兄亦當不安於此也今年年事此中則有甚於昨年
畿甸則如何晚秧後又早以風皆未發穗此豈私憂
而已西北及兩南稍稔云果爾則猶可幸也丁丑八月一日
從弟子敬遽以一疾不起老境相依奄見先逝悲懷
忽忽不能自定奈何比來親知又零落相繼浮生早
晚莫非數也只思與平生久要一握以笑慰此餘日
而顧如晨星之相望邈不可得想老兄同此孤懷也

戊寅三月十七日

台所述先叔氏墓文其末當附入亾姊事行一款幸望垂念文字不必多只著數句語道實德足矣如鄙人兄弟之言不足為有無所以願出於高明之筆也擬一面陳遷就至此今始仰布夏希亟圖之也

己卯正月

二十
五日

昨於李生之歸付書以謝矣即此意外荷此君遠訪仍伏承台下札伏審邇來霜冷台體起居神相萬重區區瞻慰不能容喻向者恩恩辭別無以瀉積阻之懷悵缺之私固自如結而再奉來示所以惓惓者殆

有加焉夏令人惘然而增感也披復再三不能已已下教先正墓文鄙陋何敢當此重事不勝恐悚願以教意之鄭重也又不敢奉還姑奉畱以俟後命耳鄙慮則古人或自為先世作銘者亦有之云出於執事之手恐無不可未知如何景文所託以情義則寧有可辭者而精識之銷亾如此亦恐不能勉強副其委勤之意也千萬不能盡意天時將寒惟祝加護杖屨以慰遠誠

庚辰九月二十九日

歲換已久而尚未修新年起居之間病惜人事之不振可知也春日漸暄伏惟調攝神相向來不安節已

得復常區區瞻懸寤寐不能已也先正貞憲公墓道
文字重違勤教忘其陋拙謹此草定此豈合於金石
傳後之文茲以草本呈上切乞加意修潤俾無一字
一句之未盡處然後投還則當更淨寫以納耳前日
所稟叔氏墓文中略添亾姊事數語若已點綴則亦
望命謄一本下示幸甚拯精神日益昏忘真是尸居
而一家喪服病憂連綿無况可言因便修候餘萬不
備惟乞對時冲和履道增健以慰遠誠

壬午二月十日

中庸說泮疏該曹所摘語句想其截去首尾有乖本
意而然見者皆為之疑惑草本若在則恐不如就加

刪去又推其類如此語句皆刪之似好此非遽動於
攻擊之說為苟且遮護之計也揆以道理正宜如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非謂此等事耶况至登於 聖
教尤當加惕苟知其未安何吝於更改也鄙見如此
未知以為如何此事當在自家之手後人則不能為
也故敢此仰布於病患之中如若病患中不能自
力則使門下可任者稟教整頓亦無妨并冀諒察

與朴和叔 世采

遠惟新元尊靜履春生令人瞻仰倍切前冬家親行
回拜承前後兩書講誨笨勤辭意笨款已不勝其感

歎之私而至於昏容大篇追賜酬和體力雅健鋪置莊密手墨粲然塵室生輝何料斲筭博得千金且幸且媿無以喻謝也所教百世亂說者解春秋者亂說春秋之義耳似非以百世爲非也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以此觀之則讎人之子孫何可以無預於讎而不殺也蓋不殺則終無泄寃之所所謂干他甚事等話只是論不能報得親殺吾父兄之讎之語耳莊公既與襄公釋怨故無可報於桓公之理若無釋怨之事而有必報之志則雖魯自莊至定齊自襄至景無不可報之時庶人亦然

五世之間既不能報之於親殺之讎則報之於其子孫若曾玄方是相償若謂讎止於身則孝子慈孫於何盡其心乎尊兄所謂天子與諸侯無異也所謂只以殺其君父言不當以滅國爲言也所謂闕語類之疑而從讜議也此等言語皆是而百世五世皆從此邊說之說及滅宗社俘君臣不必殺其孫之說則不知其可而周禮疏所謂讎止其身者所謂五世以服差等者皆可疑而難從望須更加精思回以教之如何此間凡百子文能道之親濟身病弟病汨沒只依舊儘覺日月之可惜而新舊之際尤不覺惕若也離

索孤陋志不勝氣年力日頽氣質難變終恐聞道之無日也千萬豈能盡意惟日新德學以慰遠誠

復讎許五世云云 祖之讎承後者同父云云

此兩款俱是疏家說話然朱子既謂雖不當臣子之身未及五世之外猶在必報之域而不論夫服制之輕重與曾玄之遠近則來教所謂適庶不分而常變有異者恐為得之未知如何

萬世必報之讎云云 復百世之讎是亂說云云

此兩款俱是朱子之語而自相逕庭鄙意讜議序是朱子定論又見於與陳侍郎書則不是泛然答

問之比然語類所錄亦難以失實斷定則來教所謂萬世者指宋朝而言百世者據庶人而言者恐為得之如此看之則兩不妨矣未知如何

語類論孝宗朝事 胡傳論魯莊公事

上款非是與讜議序相反也反覆言須親殺其殺父母者只是痛恨高宗之意也來教所謂戊戌答問盡之矣末段時不可事不成等說則又論不務實而為空言之害戊申封事中一段亦有此意來教下文所謂不計生死存亡云者似亦說得此病矣莊公事語類所論詳矣敵怨敵惠只是尋常道

理恐不足以處非常之變孝宗與莊公事雖相類而義絕不同矣未知如何

惡止其身 罰不及嗣

此兩言者只是論用刑之道恐不可引以爲證也如以宋朝言之金以胡虜僭竊中華擒殺其君父翦滅其社稷此所謂必報之讎也阿骨打子孫雖與親犯手者有間相去亦幾何也如使金主雍盡反阿骨打之所爲奉還徽欽之梓宮悉歸河洛之陵寢盡獻中原之地去其僭偽之號則是爲去逆而效順也變仇敵而爲臣民也然後所謂惡止其

身者始獨歸於阿骨打而罰不及嗣者可得以爲赦雍之律矣未知如何

夫讎亦多般樣承萬世之統者有萬世之讎有五世之親者有五世之讎雖輕重低仰諸說之不同而要之不出此兩端而已來教之意大抵以讜議序及語類二書爲未決之公案而敵怨敵惠等說爲有助於語類故辭意去就之間微覺此邊之較重竊恐失於多思而有累於正見也是以謂之不共戴天爲綱而五世萬世爲目則是矣而又疑其少分別而說不行則未可曉也謂之夷其宗廟俘其民人恢復土疆刷

雪讎恥則得矣而又疑殺虜君臣將相之有違於理則未可曉也謂之語類疑於失傳則可矣而又疑讜議序為未定則未可曉也一轉則將變而為忘讎釋怨之論矣豈不殆哉竊計高明非有疑於此只欲剖析於毫釐之間以求夫天理人情之極摯處耳鄙意則以為不如據明白之定論以折衷諸說之為寡過也但迷昧之見僭妄之論如有不能盡高明之言意者幸乞痛加剖擊以發蒙蔽如何

甲辰

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不與共天下與不共戴天同義

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

今日處變之道上之所以處下下之所以自處恐各有其義焉請先言下之所以自處也讎為天子已無可避之國則隱居終身以示不臣之意者王褒是也讎在異國疆域有限得以仕於吾君以為復雪之計者劉子羽是也雖讎在異國而含痛守

西段
魯西先
生答李
草廬書

志屏藏不出者劉子翬是也既仕吾君則惟君所
使奮不顧死雖往離庭有所不避者劉琪是也雖
仕於朝若值離人之來則不忍相對姑暫避之者
即古者避讎如諸葛靚於吳則仕於晉則避而不見是也之例而近日
諸臣是也義理多般人品各異或出或處或去或
就要之不失其忠孝之心者也至於上之所以處
下則當以身體之以禮使之許令孝子慈孫各得
以自盡其心雖或有過節失中徑情直行之事亦
宜惻恤培養俾遂其不忍之心勿使摧傷之禁遏
之同趨於忍其親忘其讎之域者乃是不易之義

也 仁祖 孝宗兩朝許令金李諸人伸其私情
者豈非聖人處物之至義也今之談者曰有私讎
則初不可入仕也既入仕則又不可避讎也此徒
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徒執一切之法責下之所以
自處而不知上之所以處下至仁盡義之道也若
果必皆不仕而後伸其私情則劉子羽之仕朱子
不以爲非何耶况今 聖朝每以褒錄死節者之
後申諭於兩銓夫既錄用忠節之後則爲上者當
許其志而用其才耶抑抑勒其志而禁錮其身耶
既令錄用而反令不仕寧有是理哉今或有不肖

之子孫忘其親之讎而求一己之利干名冒進無所不至而託稱於避讎圖免其苦役則雖如談者之所斥固不可辭也然自斥之者言之則亦是出於億途傷於迫隘而失吾忠厚嘉矜之道矣況不恕其情而徒執其迹舉疑其如此不亦已甚矣乎此則談者之失也然欲避私讎者平居從他仕宦臨事暫爲引入實出於一段不忍之至情而爲十分不獲己之舉措則實 聖主之下體而同朝之見諒也若反嫺然自好曰拜彼者爲屈爲辱不拜者爲高爲潔拜彼者爲濁流俗流不拜者爲士類

清類爲之區別而彼此之則向者含冤忍痛沫血飲泣之志不表於平日而干名專利虛驕縱恣之迹難厭於衆心所以來談者之疑斥而益世人之忌嫉此則避讎者之不可不知者也故爲今之計莫若以此意條析分開明白陳聞期以感悟於上心持下明旨使死難者之子孫不充於使价不參於延接如不容不參者則姑遞其職事過後還授定著爲令甲使行者無怨於獨賢居者不嫌於私便以立夫一代士大夫規模然後上下各得其處之之道而彼此無復忌爭睽乖之患矣一徐己

爲筌蹄而世俗之見大槩同然然可以理喻其心而不可以氣折其口所以通暢彼我之情而消散忿鬱之釁使上下和悅朝著平靖者豈非當世道者之任也

前書率爾仰復初不能盡高明之意而妄加疑揣言不知裁無論心地狃淺無由研精於義理其有負於盡發積季之蘊辱開講誨之端之盛意者淡矣方爲之迫切兢媿乃蒙不以斥外復惠手墨所以採納引誘者靡不曲致其志而至於所論數款愈加詳辨通暢彼此切劘肯綮凡前日之未免晦滯者悉皆渙然

冰釋溫謙之美曉人之道可謂兩得之矣令人敬服第有一二小處猶不能無異同若懲前之咎而不罄其愚則無以益聞明理之言而解吾之惑故敢復僭論冀得幸教夫五世者匹夫之事也萬世者王者之事也來諭所謂以人而論讎以國而論讎者是矣以人而論讎則讎止其身不在子孫者固也以國而論讎則其國之君臣上下非讎而何哉苦苦分別於其國與其子孫終恐說之不成也周禮調人之說謂殺入之中情迹有可恕者則令勿讎之而已非指此等事也假以宋言之金之子孫據有中原雖非親殺徽

欽者金國之人無非宋世世之讎也何得言是爲讎人之子孫無與於己而有可成之理耶語類之說正不必太泥其義之合於朱子所手書者取之否者闕之耳所謂魯宋之不同者鄙意以爲魯則天子之列國其義恐與庶人同與金之於宋滅其社稷者有異耳果若如此則百世亂說者雖非以庶人言其爲通看讜議之的則固無妨矣未知如何五世自子至玄通彼此而言者不記前書有何云云耶鄙意亦不如此其餘亦無不同者只是五世之間差等曲折反復思惟終不分曉欲於朱子之書求見明文如疏說者

而時未有得姑不敢僭有所復耳大抵目今世道漸變所謂大義者日遠月忘且近日鬧端與此小異而大同如此論議或不無推波助瀾之歸故前書未免爲高明過憂之想有以諒之也季肯近相見否頃與之一場說話不能相契臨罷告之以无妄之傳雖正亦邪四字未知其果能省念否也後封背上之示不敢怠戒只從弟措已預聞緒論故使一見之矣千萬更加鑄諭勿以爲迷昧而靳於反復幸甚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

